

目录

序 2

第一章 4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6

第七章 41

第八章 49

第九章 59

第十章 63

第十一章 71

Marva Collins' Way 中文（网友翻译版）

本书的所有翻译都来自经济学人中文网论坛的网友翻译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第一、二章由 somers 翻译

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章由 gegege_ju168 翻译

第十一章 由 Eggshell 翻译

献给我的孩子们，也献给全天下所有的孩子，愿他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马文·科
林斯

序

亚历克斯哈里（译注：Alex Haley，美国著名黑人作家，《根》的作者）

1990年6月14日

目前，我们的大多数公立学校表现都极其糟糕。事实上，工业巨头们曾多次向我们教育的本源发出严厉警告：除非美国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更高质量的学生，否则美国工业将会陷入更加无底的深渊。他们指出，现在美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受到了更好的激励与训练，也更为聪明的人群的竞争。此外，这些新型的竞争者还将追求卓越的教育标准作为他们的基本国策。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书向大家展示了马文科林斯的教育观点以及她通过实践得出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她为何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当然，除了科林斯以外，还没有哪位中学校长曾连续被两任总统邀请担任美国教育部长一职。然而，我们的韦斯特赛德预备学校的创始人兼校长马文科林斯拒绝了这些邀请，选择了继续做自己——她不愿政治因素或者官僚作风干扰了自己的教学。

一个信念始终激励着马文科林斯：她想要证明，在大多数的少数族裔青年均能得到奖学金以前，人们还可以做许多正面的、有建设性的事情来阻止大量辍学事件的发生。并且，美国公立教育的缺陷对少数族裔学生造成的伤害要远大于所有学生受到的平均损害。即使是有着最多精英的一些高等学校也一直在抱怨申请入学的少数族裔学生的糟糕质量。美国工业界最近更是爆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数据：有超过 30% 的工作申请者因为不能正确地填写申请表而不得不得拒之门外。

马文科林斯曾多次提出一个大胆的挑战：“给我任何城市里的任何一个班级，给我成绩最差的学生、表现不佳的学生。不必告诉我关于这些学生的情况，甚至不用告诉我他们都在学些什么，我可以走进教室自己去向学生们了解”。

然而马文科林斯所取得成就却比她的挑战还要引人注目。自她从教的十五年来，从她的文法学校毕业的每一个学生都走上了光明的道路：有的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了一些顶尖的预备学校，有的进入了杰出的学院或是大学。而这都是些如若没能得到此类教育，将很可能因受到周遭不利环境影响而辍学、依靠社会救助或是形成某些癖嗜的人。

这样，世界各地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来芝加哥参观这所贫民区的学校，并深入地了解这位坚定地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及校长所开发出来的课程一事也就不足为奇了。科林斯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教育事业带来创新。

马文科林斯一直反复向她的学生们强调，不管他们是谁，不管他们住在哪里，也不管其他人怎么反对这个观点——他们终究都将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何马文科林斯的这本书如此重要？因为这本书展现了她的生活、她的信念以及她的工作。

事实上，如果马文科林斯的教学理念能够获得一些特权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那么美国人无疑将会受益更多。（序言完）

第一章

马文科林斯让弗雷迪哈里斯脱掉身上的圣路易斯红雀队夹克并将其挂到椅背上。

这是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上课铃声刚响过不久，位于芝加哥近西锡德的德拉诺小学的老师们表现出了异于寻常的容忍——因为还没有学生会如此早地向老师们发出挑战。事实上，尽管尚未发生什么恶战，但老师们在洗着班级卡片并做出位置安排时一直密切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没有老师愿意在这 1974-75 学年刚开始十分钟的时刻便领着学生进入校长办公室，承认局面已过早的失控。

原本弗雷迪是否在上课时穿着夹克并不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但科林斯老师从他放在口袋中的手上看出了他的挑衅。事实上她真正关心的还是弗雷迪在教室里一直穿着夹克会很热。时值夏末，教室里已是非常闷热，十时左右恐怕将会更热。科林斯老师走进弗雷迪时，才发现他双唇紧锁并耸起着双肩，她开始意识到弗雷迪哈里斯是在努力地想要耍狠。

弗雷迪希望他在德拉诺的日子——尤其是这节课——能够早点结束。九岁的他是二年级的一名留级生，一个麻烦制造者，其档案由于加入了心理学家们的评估报告及从前的老师们的差评而早已鼓鼓涨涨。去年五月，他因打架而被停课至该学期结束。此前，他还因在快餐店扔食物而被赶出学校。再早以前，他还曾诅咒一位老师。这次学校在秋季入学时再次接纳了他，但校长已发出警告，如果他再玩什么把戏，将会被永远地赶出德拉诺。

弗雷迪倒是非常期盼这样的结果。他不喜欢学校，其他的孩子不喜欢他，他也同样不喜欢他们。他那个年龄的孩子们认为他是个被困在二年级的婴孩，而二年级的学生们则认为他是个大傻个。此外，他觉得只要他被赶出德拉诺，便再也不用上学了。他认为母亲不会付钱让自己去上私立学校，并且母亲不喜欢教堂，所以应该也不会把他送去教区学校。他现在只需要让自己被踢出这个课堂，便能终日闲荡并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因此，当马文老师让他脱掉夹克时，他反而坐得更牢了，双手放在口袋里，两条腿也伸到了前面同学的凳子底下。

马文老师温柔地说：“亲爱的，你不必在教室里还穿着夹克。我们把它脱掉吧！顺便再拿出一支笔，咱们一起来完成一些任务。”她知道弗雷迪是想试图激怒她，而她对于此类场景的应对早已是驾轻就熟。她目前还不清楚弗雷迪将要坚持抵抗多久。他是以这种方式在做自我介绍还是将会有进一步的动作？她注视着弗雷迪，心里想着有多少老师参与造成了这个孩子目前的敌意。

随后，弗雷迪猛地扭过他的头，转而注视着第三行窗玻璃中打碎的玻璃格。

“甜心，教室里太热了，你这样会热坏自己的。”马文说道。

弗雷迪没有动。马文老师又前进了一步，逗趣般地弄了弄弗雷迪的头发并说：“宝贝，你是个如此英俊、强壮的孩子，为什么要试图将你的肌肉遮掩起来呢？”

说完这话，马文觉得弗雷迪紧咬的双唇稍稍松了一点，甚至发现他在强忍着微笑，于是她托起弗雷迪的脸，慢慢挪到了自己面前。她觉得这些孩子都双目无光，闷闷不乐并且表情呆滞。还在七岁、八岁或是九岁的时候他们便已经认输了。

弗雷迪拒绝抬起头来看马文老师，但却任由她抚摸着他的脸。

马文站在弗雷迪面前，笔直而高大。“来吧，亲爱的，我们还有任务要完成”，她说。马文总是站得高高的，即使没有穿她平素爱穿的高跟鞋，她也有六英尺高，并且从不弯腰驼背的——甚至在她还是个长臂细腿的孩子并穿着 12 码的鞋子，而其他小孩都戏弄她说她会把教室屋顶弄穿的时候，她也是依旧昂首挺胸地站着。“你不可能坐着坐着就变聪明了”，她说。在生气的时候，马文老师的眼睛可能会变得很冷；但此刻，它们却是温柔地映射在弗雷迪脸上。接着，由于弗雷迪并未推开马文老师的手，她开始将一只手滑到了这孩子夹克的领口上，另一只手则开始去解着夹克前排的扣子。突然，弗雷迪伸出手，紧紧地锁住了马文老师的手腕。

“你好像很生气”，马文老师温柔地低语道，“但我知道你并不是在生我的气，因为我没有对你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我们的内心都有善良和邪恶的一面，我知道你也有。你能帮我一起找出那个善良的一面吗？我是你的朋友，我将一直在旁帮助你并将永远爱你。我已经喜欢上你了，并将继续喜欢你——尽管你自己现在还不是很喜欢自己”。

她将弗雷迪拉近自己，孩子的头靠在了她的髋部。她用长长的手指放松了孩子双肩和颈部紧张的神经。马文总是煞费苦心地去了解每一个孩子，不断地训练自己，希望能从孩子们的姿势、神色和言辞中察觉出这些孩子真正需要什么。

随后，弗雷迪退到自己的椅子上，直直地站起来，速捷地解下了夹克上的扣子并将其脱下。马文老师弯下身，托起他的下巴，摆弄了一下孩子的头，让他的目光能正对着自己。她之前克制的嗓音突然间消失殆尽，改而用一种坚定的口吻对弗雷迪说：“我保证你将会走上正轨，你将会有所成就。我不会允许你放弃自己的。”

接着，马文走向了教室的前排。她已经从教十四年半了——在阿拉巴马州碧翠斯的门罗县培训学校待了两年，在芝加哥的公立学校待了十二年半。尽管总体来讲她对教学界有许多不满，但她却十分热爱自己的教学工作。每年九月，学校的状况似乎都相差无几，她希望如今自己能摆脱对于新开学的焦虑——然而事实却不遂己愿。学校开学的前一晚，她几乎完全没有睡着，就像是个初次离家的孩子那般心神不灵。

每接到一个新的班级，她都有许多事情要做。不知何故，她在德拉诺的班级倒成了不受其他老师欢迎的孩子们的避难小站。她的班里总有类似弗雷迪哈里斯之类的不守纪律的问题小孩。去年，她一直忙于帮助一个叫做詹姆斯托马斯的孩子。詹姆斯从幼儿园起到一年级都非常淘气，大多数的老师都不能忍受他。

学校开学的第一周里，在詹姆斯做错事以后，马文老师将其叫到自己跟前。

“詹姆斯，你知道怎么拼写自己的名字吗？”她问。

这孩子点了点头。

“这很好”，马文老师说，“现在你去档案柜那边，打开抽屉，看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累积记录卡并读懂它。”

詹姆斯走过去拿出卡片，扫了一眼之后，迷惑地将其递给了马文老师。这学期才刚开始，但在行为举止一栏上，马文老师已经给了詹姆斯“优秀”的等级。

“你认为你应该得到这一成绩吗？”马文老师问道。

“不能”。詹姆斯回答说。

“那你想得到这个成绩吗？”

“想”，詹姆斯低声说。

“那你就回到座位上，自己来挣得这个成绩。”

这样，在接下来的这年里，詹姆斯托马斯不再是个麻烦人物了。

除了那些惹是生非者以外，马文老师还有像博内特米勒那样的孩子：坐在前排的她身体粗壮、动作迟缓——此前曾有位老师在听完她冗长乏味的演讲后开始怀疑她是否患有学习障碍；还有万达露易丝那样的孩子：梳着马尾辫的她一直不知道如何拼写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应该

在笔记本纸的哪一页写字——她能得以升至下一个年级仅仅因为她一直都很安静。

马文老师来到博内特米勒的桌前，她什么也没说，可孩子们却都立刻回到了各自的位置上并注视着教室前方。她就是这样有统率权威，就像是孩子们的镇静剂。

在茫茫人海中，马文老师总是会显得很醒目：她有着高高的颧骨，瘦而强健，这都遗传自她那乔克托印第安人血统的曾祖母。马文老师瘦削而不软弱，就算她没有那么高，在人群中时还是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因为她有着特别的镇静及教养，这些都使她有了一种严谨的风格。马文很少穿宽松衣服，也决不穿宽大的直筒连衣裙或不正式的短衫及裙子。马文认为宽大的衣服是对自己、对学生、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不敬。从开学的第一天起，马文老师总会告诉设法让孩子们懂得：自尊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东西。马文的着装总是无可挑剔，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学生们：她爱穿开司米羊毛衫、套装以及人字形花呢服装。她的衣服都剪裁得很合适，时髦而简单，但她常常会加上一个装饰品：在羊毛衫上配上一条雕有花纹的腰带，或一条有圆形浮雕的锁链，或玻璃纱襟花，抑或是一块用狮头胸针别在口袋上的花边手巾。在马文老师看来，给人留下独特的印象是很重要的。她欣然于自己的与众不同，但这有时也会引起一些误解，认为这是自大的表现。

开学的第一天，马文老师对学生们说：“我是一名教师，是一个领路人。这里没有魔法。科林斯夫人不是奇迹缔造者。我不能在水上走路，也不能使海水分离。我只是爱孩子，并且工作得比很多人都要努力，希望你们也能如此。”

“我知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拼写自己的名字。你们不认识字母表，不知道如何朗读那些字母，不知道同形同音异义词或者怎样读出各个音节。但我向你们承诺，你们将会学会这些。你们都不是失败的孩子，是学校辜负了你们。现在，让我们对失败说再见吧，成功正在前面等着你们。你们将在这里读到难读的书籍并充分理解它们。以后你们每天都会写字，这样它就能变成你们的一种习惯。你们每周要背诵一首诗，这样你们便能很好地训练你们的记忆力。如果你们不设法将在学校所学的东西记住的话，一切都只是枉然。”

“但要达到这些目标，我还需要你们的帮助。没有付出，便没有收获。成功不会主动向你们走来，你们必须主动地迎向它。”

孩子们都听得一脸茫然。开学的第一天里，他们受到的通常是警告、威胁或是规章制度的洗礼。而如今，却是马文老师坚定的誓言——抑或仅仅是固执。事实上，她的意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坚定——甚至也许是坚定过度了。她的母亲一再地警告她：“马文，你总是在做出决定后便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你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马文科林斯从不让任何孩子有机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坏老师。

马文告诉学生：“孩子们，我们在这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做大量关于信仰的工作”。

弗雷迪哈里斯决定相信一次这位老师，因为她确实与另一些遭他冒犯的老师不同；再者，看起来他再怎么调皮也不会被踢出学校了——至少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弗雷迪帮助马文老师分发完了选自爱默生《自立》一书的文章摘录，之后，学生们便开始翻阅这些油印的书页。他们一边看一边摇头，对这些印刷品充满了怀疑，嘴里时而嚷嚷着“哇”或是“不可能吧”。

“你们在担心什么？”马文老师说道。“我并不指望你们会读这些东西。我会读给你们听的，但你们必须仔细听着这是在讲什么。”

马文老师喜欢以“自立”来开始她的新学期。她相信，这是一个孩子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对黑人学生来讲则更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标题。标题始终是你们需要首先关注的东西。孩子们，什么是你们需要首先关注的东西？标……”

“标题”，有孩子小心地回答道。

“很好”。马文老师走到黑板前，拾起一支粉笔，在新擦拭过的黑板上写下了“自立”二字。

“这个标题是‘自立’”，她重复了一遍，用彩色粉笔又涂了一次元音字母。“这些是变音符

号，它们将告诉我们如何发原音。Self 里面的第一个 e 发短音 eh，所以我们在上面标注一个短音符。Reliance 里的第一个 e 和 i 上有长音符号，说明这些原音的发音会很长；原音都是发它们本身的音。”

马文老师走到靠近窗边的走道上，告诉学生们说：“现在，我们将一起来欣赏一篇叫做‘自立’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什么？”马文问了第三排第五个位置上的男孩——他正在桌角上摩他的手指。这个孩子于是低下头，下巴也垂到了胸膛上，紧张而有节奏地上下移动着他的手指，期待马文老师能转移注意力，去问另一个孩子。

“甜心，它的标题是什么？不要只是默默地坐着。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说，‘科林斯夫人，我不知道。’不要害怕犯错。如果你没有犯错，你也成就不了什么。”

穿过桌子的缝隙，马文老师侧身来到这孩子身后，她将手放到孩子的肩上。接着，她问了后面一个孩子同样的问题。

“自立”，后面的女孩回答说。

“很好”，马文老师说。她解开了这个女孩的贝雷帽，给它换了位置，以便包裹住更多散落的头发。“宝贝儿，别让头发遮住你的眼睛吧，这样你才能看得更清楚。”马文继续侧身走着，让那一排的每个孩子都回答了文章标题的问题，以让每个孩子都习惯于在课堂上发言。在孩子们回答以后，她总会说“非常好”。她还用了法语、拉丁语及德语来做出这个表扬并将词义解释给学生们听。

“我现在告诉大家”，她说，“自立意味着要相信自己。自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要相信自己”，一些学生弱弱地回应道。

“所有人一起大声地回答我，自立意味着什么？”

“要相信自己”，孩子们更为大胆地回答道。

“非常好，同学们”，马文老师沉着而认真地告诉他们，然后将眼睛移到了纸页上，试图将孩子们的热情冷却下来并示意大家开始进行下一步的思考。马文老师可以用眼睛或是声音来进行领导，有时只需一个眼神或是一个音调变化，她便能掌控全局。这会儿，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收回自己刚刚发出的表扬，似乎是在警告孩子们不要过分满足于一次小小的成功。他们必须明白，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自立’的作者是一个叫做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人”，她接着说，“你们必须一直记住这个作者的名字。如果你们仅仅是喜欢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但却记不住他的名字，那么你们便不能找出更多他的故事用以阅读。”她停了一下，估量着学生们对此事的兴趣。有学生开始在位置上蠕动。坐在教室后面的万达露易丝仿佛迷失了一般，双眼凝视着窗外，手拿铅笔轻敲着自己胖胖的脸蛋。

“亲爱的”，马文老师走向万达，“如果你仅仅是坐在那里看，那你哪里也去不了。到我这边来吧，这样我们便能跟上彼此。”透过狭窄的过道，马文帮助小女孩将桌子轻轻地往教室前面拖，其他孩子此时则尽量将桌子往两边移。

“很好，孩子们”，她让大家安静了下来。“爱默生先生是十九世纪的一名作家、诗人，也是一名演讲者。演讲者就是当众发表讲话的人。”马文老师将这个词写到黑板上，并在“演讲”下面加了下划线。“这里的基础词是‘演讲’，这是指一次谈话或讲话。而给出这个谈话或讲话的人就是演讲者。弗雷迪，你能告诉我什么是演讲者吗？”

“就是当着很多人的面发表讲话的人。”弗雷迪微笑着低语道。

“非常好，甜心”，马文对他说，“你看，你习惯于犯错，以至于开始害怕自己的正确答案了。下次你可以更大声地讲出来。低声说话给人的信息是‘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你们说的话都很重要，你们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孩子。”

“孩子们，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爱默生先生于 1803 年出生于波士顿。波士顿在哪里？”

她停了下来，等着大家作答。“来吧，孩子们，开动脑筋啊！詹姆斯，我这里有地图，你过来告诉大家波士顿在哪里吧！”

这个留着短平头的健壮结实的男孩踌躇地走到了挂图前。马文老师弄直了他的衣领，并向其表示他的衬衫很好看。她用一只手搂住这孩子，另一只手指引着他的食指，使其指向了地图上正确的位置。

“太棒了，詹姆斯。波士顿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府。谢谢你詹姆斯，你真聪明！”听着这些话，孩子高兴地回去坐下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孩子们，爱默生先生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波士顿”，大家回答说。

“非常好，是波士顿。在拉尔夫还不到八岁的时候（跟你们中的一些人一般大），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们家的经济于是开始陷入困境，以至于拉尔夫不得不同兄弟们分穿同一件冬衣。但拉尔夫和三个兄弟都非常刻苦地学习，长大后，他们都进了哈佛大学。”

她一边讲，一边在教室里走动，时而轻拍一个孩子的头，时而又摸摸另一个孩子的手臂。

“毕业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以帮助弟弟威廉支付大学学费；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牧师。爱默生先生一直在叩问生活，他并不总是赞同教会或其他牧师的看法。你们中有人在叩问生活吗？你们中有多少人想过为什么事情会按照既定的模式发生？”

两名学生立即举起了手，其他人于是好奇地看着他们，为两名同学回应老师的意愿而感到吃惊。

“你们是想告诉我你们中仅有极少数人质疑过事物的本质吗？”马文老师发问道，并且还夸大了自己的惊讶。“好吧，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生活是美好的。所有人都总有足够的食物果腹并有好居所。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没有贫困……”

她的话被孩子们的抱怨声及咯咯的笑给掩住了。

“当然，你们不会这样想，”她缓缓地继续着。“每当你们说‘这不公平’或思考事情为何会如此时，你们就是在叩问生活——就像爱默生先生那样。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并且可以选择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你们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马文老师开始大声朗读文章中节选的段落。朗读过程中，她感觉到了孩子们的不安。他们的眼睛在教室里徘徊着，有的将手悬吊在身后的椅凳上，脚也开始在过道里不安分地晃荡。但马文仍继续朗读着。读完以后，她坐到一个孩子的桌边上，看着全班同学。

她压低了声音，“你们觉得这种文章太难了吗？哦，别指望着在这里做婴儿般的事情。学校能教会你们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来这里都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你们学到的知识以后将会拯救谁？拯救你们自己，而不是我。爱默生先生正在告诉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要独立思考，而不用管别人要我们怎样思考。塔尼娅，爱默生告诉了我们什么？”

“要相信自己”，塔尼娅回答说。

“非常好，塔尼娅”，马文说。“詹姆斯，爱默生告诉了我们什么？”

“要相信自己”。

“很好，詹姆斯。你很聪明，但我不希望看到你把头埋到桌子去了。如果你想睡觉，那你应该回家。这里是教室，不是医院或者酒店。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在座位上打盹儿或是无所事事地交叉着双手。这里不是祷告会。如果再让我看到谁交叉着双手，我将在他手上放一本圣经。”

孩子们发出了咯咯的笑声，马文老师也笑了——某种默契已在他们之间形成。一位老师在开学第一天里的言行将会决定未来一年中她与学生的关系，因此，在开学的第一天里，马文老师从来都是做得堪称完美无缺，不会留下半点纰漏。

正是马文科林斯的态度使学生们开始了真正的学习，她总是在给学生们灌输对于成功的渴望。

她一直在说“你能做到”，使学生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孩子不愿学习没有任何的理由，责怪电视、父母或是成长环境都没有丝毫意义。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讲台前的那个老师。如果一个孩子察觉到老师并不在意他，那么，所有的课本、预先准备好的教案、视听设备以及昂贵的铺上地毯并装有空调的新建筑设施也不会让这个孩子产生想要学习的欲望。

“孩子们”，她开始说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将决定你们明日的成功或是失败。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让你们失败的。我是真的在乎你们，我爱你们。钱只能请来教书的人，却请不来在乎学生的人。”

“一些老师坐在大大的桌子后面，就像一座城堡里的国王，而学生们则像是贫困的佃农——这桌子使老师和同学们分离开来。而我会坐在教室前那张大大的桌子后面。我每天都会坐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我每天都会拥抱你们。”

“以前你们害怕走到老师的办公桌前吗？你们是否觉得如果犯了错，有人会嘲笑你们？”马文并没有留给孩子们回答的时间，她明白，大家此刻都在紧跟着她的思路。“如果我犯了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老师错了，你们不要不敢告诉她。我不是神，我的嘴也不是祈祷书。我们将会一起努力。你们中有多少人原来害怕向老师提问的？”

孩子们立刻举起了手。

“米歇尔，你为什么不敢向老师提问？”

“我怕老师会抱怨。”

“杰罗姆，你又是怕什么？”

“我怕老师会用尺子打我”，杰罗姆直截了当地回答了马文老师，料想着同学们定会取笑他。

“伯内特，当你觉得自己怕一位老师时，你是在怕什么？”

“我怕她会让所有人都嘲笑我。我的其他老师总是表现得好像他们就是完美无缺的一般，总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

“有时我也很不喜欢成年人，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我并不是什么都知道，”马文老师说，“我一直都在学习”。

马文老师触动了孩子们兴奋的神经，她就像是一个能够触到观众脉搏的表演者。“哦！我喜欢看你的眼睛起舞！”她说。“新一届的学生总是两眼呆滞，但你的双眼看上去却充满了生机。”她更加认真地继续着。“有多少次，你们觉得自己够资格做某事了，但一些成年人却告诉你‘你不会懂该怎么去做’？我很讨厌成年人这样对孩子讲话。我也不知道你们所了解的一些东西。我不能潜入你们的身体或是大脑。我只是一个比你们活得更久一点的人类而已。我并不比你们聪明，并不比你们伟大，我也会在受伤后流血。如果得不到足够的睡眠，我也会感到疲倦。但是，我永远都会在这里。在这里做什么？在这里帮助你们。弗雷迪，告诉我你从爱默生先生的文章里学到了什么。”

弗雷迪专注地看着马文老师，却并没有回答她。

“你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要说出自己所想的就可以了，”马文老师告诉他。“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你内心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我学到了关于自立的东西”，弗雷迪低声说。

“亲爱的，大点声。自立意味着什么？相信……”

“相信自己？”

“正是如此，但请你自信地说出来，这样我们便都能知道你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让我们看看你有多么地聪明，”马文老师边说边点着头。“克里斯，你从爱默生先生那里学到了什么？”

“相信自己的判断。”

“非常好，克里斯。现在看到你已经学到的东西了吧？马库斯，你学到了什么？”

“如果你不开动脑筋自己思考，其他人便会告诉你应该怎样思考。”

马文老师突然间两眼放光：她笑了；靠着窗台，她戏剧般地抬起手扫了一下额头，佯作晕厥。

“啊，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你们都是如此聪明，如此睿智。睿智的意思是聪明而有智慧。孩子们，现在由你们来告诉我，睿智是什么意思？”

“聪明而有智慧”，孩子们一起高喊。

“谁是睿智的呢？”

“我们都是，”大家叫到。

“你们当然都是睿智的。”马文老师用低沉洪亮的声音强调了“当然”二字。她一边说着，一边在学生们的桌椅间穿梭，弄弄这个孩子的头发，捏捏那个孩子的脸蛋儿，或是压压另一个孩子的肩膀。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日后，这间教室里还会有反复念诵单词的日常训练——直到马文老师都觉得重复得厌烦了为止。首先，她必须让学生们确信她真的关心他们，说服他们相信她，并让孩子们坚信他们可以做到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第二章

开学的第二天，马文老师用英语给同学们讲了一个民间故事——《小红母鸡与麦粒》。她一直相信神话和寓言故事能有效地促进情绪、智力及社会经验的开发。马文老师大声朗读着，在各个角色间来回穿梭，变化着音调，变换着脸上的表情，大部分的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在第四轮的嘎嘎、吱吱及咕噜后，马文发现伯内特米勒取下了她的盒式吊坠，将链条绕到自己的手指上，并做成了翻线戏的花样。

“你们来学校时便已知道怎样玩链条了。”马文老师说。“玩链条很容易学吧？将它放下，认真听我讲故事吧。我给你们读这个故事不是仅仅为了娱乐你们，我们也有东西要学的。从今往后，大家最好都能认真对待这样的课程，否则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将会是一团糟。”

马文老师又补充道：“孩子们，尽管有时我会矫正你们，会与你们有认识的分歧，但请你们记住，我永远是爱你们的。”

马文接着讲完了她的故事。随后，她合上书，用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则举起来，挥舞着食指，就像音乐家的指挥棒。同学们对这故事的热情还未消散，大家开始热烈地讨论开来。

“大家觉得小红母鸡不把面包分给鸭子、老鼠和猪是对的吗？”

同学们都一致地点头。

“为什么说它是对的呢？”大家开始扭动，表现出坐立不安，却没有人自愿出来回答。不久后，孩子们将会很享受大量的师生对话，但到目前为止，这还仅是个令人不安的提议。“来吧，来吧，”马文说，“我不会让你们变成只会做作业的傻子。你们不会只是在学校里粘东西、填充颜色或是画图。我们将会做一些关于思考的事。现在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认为小红母鸡是对的？”

“它做了所有的事；其它动物都太懒了，”教室后面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

“它做了所有的什么？它做了所有的工作，是吗？它播种、收割、打谷，它将小麦搬到磨子前磨成面粉，还烤了面包。而其它的动物都很懒，不愿帮助小红母鸡做任何工作，它们只愿‘帮’它吃面包。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它教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如果我们不工作，我们便没有食物可吃。如果我们不工作，我们便没有什么？”

“没有食物可吃”，大家整齐地回答。众多的人数是一种安全保障：现在要让孩子们冒险说出自己的答案还是很难的。

“现在，如果我说我认为小红母鸡很自私，你们又会说什么？它应该与谷仓场院的动物们分享它的东西。你们觉得呢？”

“不”，大家都在摇头。

“为什么不呢？难道大人们没有告诉你们应该与小伙伴们分享你们的玩具、饼干或是糖果吗？弗雷迪，你来说说看呢？”

“这不一样，”他说。

“是的，甜心，这是不一样。孩子们，请听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想要成功，你们就要准确地讲话。我不想在教室里听到任何假大空的话，或是黑色英语中类似的东西。你们不能当自己仅仅是黑人孩子或贫民窟的小孩。你们必须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就像苏格拉底那样。”

“弗雷迪，现在你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认为不愿共享其面包的小红母鸡的情况与常常受大人教导要与小伙伴分享玩具的孩子不同呢？”

“小红母鸡很努力地工作才有了面包。”

“很好，弗雷迪，你说得很对：小红母鸡挣得了这一切。这两种情况间没有任何可比性，这是不一样的两件事。你们都知道‘相同的’这个词。现在让我们来学一个更高级的词：类似

的——意思就是相同的、相似的。”

“假设我让一个孩子帮我做了一些杂务，之后我给了他一些糖果作为奖赏。随后仅仅因为你们说‘给我一些’，他就必须与你们分享糖果吗？”

大家又一次选择了摇头。

“当然不必。你们有权因为各自的工作及努力而得到奖赏，并且有权占有你们挣得的东西。你们不必在有人伸开手向你们索取的时候就施舍他们。今天向人索取的人，明日也还会如此。免费地给他一些东西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必须让他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如果你告诉同学家庭作业的答案，你这是在帮他吗？不，你这是在误导他，让他不去学习如何自己寻找答案。”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的人将会有很多食物，有好衣服，还有体面的住所。懒人只会永远伸着双手索取。你们可以选择、也有权选择你们想做什么样的人。”

马文就是这样充分地达到了目的。老师必须要让学生产生学习的愿望。

马文最早的计划并不是成为一名老师。事实上一开始她也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儿时，她也有许多短暂易逝的少女志向。有时她想要成为一个护士，但不久又会想要成为一名秘书。带着孩子的那股反复无常劲儿，她尝试了不少新事物——书中的一个角色或是杂志上的某张照片都可能改变其愿望。从这点上看，她同其他孩子并无多大区别。但把马文同她身边那些住黑人小木屋的孩子区别开来的是：在其他孩子选择顺从和妥协时，她始终怀抱着希望与理想。而这并不是受贫穷所迫：马文成长于富裕的环境，久居小城镇的纯朴的父亲一直对她宠爱有加。她一直享有着别人只能梦想的自由。

马文于 1936 年 8 月 31 日生于阿拉巴马州的蒙罗维尔，该地位于莫比尔以北约 50 英里处。马文在大萧条时期中长大，尽管她还记得大人们讲当时的情况有多么艰难，并且家里也没有多少钱，但这些都未能真正影响到马文的生活。

马文的父亲亨利耐特是蒙罗维尔最富有的黑人之一。马文家有六个卧室、白色的护墙楔形板，还有抛光木地板及买来的家具和东方的地毯。马文家的房子是黑人聚居的镇北部最好的房子之一。人们常开玩笑说，马文家的房子太漂亮了，所以在进去之前必须先脱鞋。马文的母亲贝西用有缎带、褶边的裙子及商店里买来的褶皱轻薄、背部系着铁链的服饰将马文打扮得如洋娃娃一般。由于看起来同其他的孩子很不一样，马文常常还遭到取笑——她的同学们大多穿的是他们的母亲亲手缝制的衣服，布料则来自马文父亲的杂货店里装 25 磅面粉的袋子。马文一家都是有决心之人，他们是实干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马文的外公威廉内特斯曾整夜在田间劳作，日间则挨家挨户地去销售肉食。外公后来成为了镇上第一个拥有小汽车的黑人——一量曲柄发动的福特 T 型车，而当时周围的人使用的还是骡拉的马车。马文的爷爷老亨利耐特有一家商店及几处房产，并靠着出租地产生生活。爷爷是个有耐心而又节俭的人，他爱穿套装、打领带，带金表链，穿插得亮亮的皮鞋，一看就知道是个成功人士。小时候，马文总不明白为什么爷爷总是穿着节日的盛装。

马文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她最崇拜的便是自己的父亲。父亲一直是马文前进的动力，父女俩的关系非常特别。马文也很爱自己的母亲，但她们却不是特别亲近。母亲是个很古板的人，有许多死板的规矩，不像父亲那样常常拥抱或是亲吻孩子。母亲总是通过让马文吃到健康合理的食物及穿上合适的衣服来表达她对女儿的关爱。马文知道母亲爱她，但却从未听母亲这么讲过。成人后，马文认识到了大人公开对孩子的爱有多么重要，也认识到了敏感地关注孩子的感觉之重要性。不能同母亲敞开心扉地谈话，这让她觉得非常受挫——在她 14 岁以前，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非常渴望有个可以说话的人。父亲总会在马文身边，她什么话都可以同父亲讲，即使是些愚蠢的想法，父亲也会很耐心地听。马文从来不必向父亲证明什么，她明白自己在父亲心中的位置。但马文向来都难以取悦自己的母亲：在母亲看来，女儿不是不够优雅就是行为不够端庄，并且还不够美丽。不到无从挑剔的时刻，

父母们永远认识不到自己对孩子有多么苛刻。马文的父亲总是很支持她，不管马文的现实状况如何，父亲总是不断地告诉马文：你很聪明、很漂亮，也很特别，因此，马文一直都很有自信。然而，马文最终还是取得了超于预期的成功——她将这归因于她那说自己终将一无所成的母亲。

马文的父亲所受的学校教育仅止于小学四年级，但在马文看来，父亲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做生意时很有直觉，也愿意冒险。在接管了父亲的杂货店之后，他成功地将这一资产扩大为上千英亩的养牛牧场及镇上的一个殡仪馆。他是个聪明的生意人，在他还没有足够的担保物时，他已能说服人们基于信念跟随着他。二战期间，每家杂货店都是商品稀缺，但马文的父亲与佛罗里达一家超市运营商 A&P（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公司）达成了协议，这样他便能买到大量的商品，他也因此成为了当时阿拉巴马州唯一（即使包含进白人也是如此）有牛排、尼龙袜、巧克力及口香糖出售的商人。

蒙罗维尔的黑人团体独立存在于白人团体之外；在该地从商的黑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由于马文的父亲是该地唯一的黑人企业家，也是唯一的黑人杂货店主，因此便成为了当地黑人社区的领袖。白皮肤的商人们很尊敬他；在黑人里，他尽管不是广受喜爱，却也是广受尊重。很多人都很嫉妒他。有时，人们会说他们不想再在亨利耐特的店里购物，不想他变得更为富有；但会在没钱的时候来找亨利耐特的也同样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知道亨利总会借给他们钱。

假使镇上有人惹了麻烦并被送进监狱，马文的父亲也会出面为其作保。不仅是黑人，就连一些在商业区拥有大商店的白人也会在天黑后溜进马文家，向亨利耐特借钱。他们溜黑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与黑人有什么瓜葛，更不用说是借钱了。父亲并不会在这种时刻赶马文出去或是对她说“这不关你的事”之类的话，所以马文很早便知道，白人社会也并不是其他黑人孩子所认为的那样，是个明亮的天堂。

父亲一直像养儿子般地培养马文。关于这点，马文猜想主要是由于她总是跟着父亲的缘故。马文并没有多少同龄的朋友，因为不管是放学后还是假期里，其他的孩子都不得不去棉花地里工作。马文曾恳求父亲让她去棉花地里同别的孩子一起工作。父亲同意了；但马文却因此染上了重感冒。父亲于是说，她去摘两天棉花的挣的钱还不够用来看医生，这样，父亲便不让她再回去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那块地的工头也让马文别再回去了。他不喜欢马文那些妙主意，比如将石头放入棉花袋里或是连棉花蒴、棉花杆一起拔起，以增加棉花的重量。不过其他的孩子都很严肃地对待其工作——也因为他们并没有其它选择。

而马文常常与父亲待在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母亲总爱把她赶出门。母亲是个挑剔的主妇，对那个很难处理的总爱泼洒或是弄碎东西的孩子很不耐烦。“你就是个不能让屋子保持整洁的人”，母亲告诉她。“我到是真希望能活到你长大那天，因为那样我将能看到美洲兀鹰在你的屋子里飞。”母亲没有教过马文做饭及缝补之类的事——她后来认识到这是个失误，因为在马文刚与克拉伦斯科林斯结婚时，母亲不得不帮他们做饭及缝纫。有趣的是，马文竟继承了母亲的持家习惯，后来甚至发现自己也有许多相同的怪癖。

自八岁起，马文便会在天刚破晓时醒来，同父亲一起去杂物店开门营业。在去田间劳作前，镇上的人们会先来店里买面包。傍晚时分，马文会帮父亲一起结算当日的账目。马文负责清点一分和四分之一美元的硬币并将其裹起，再帮助父亲拖出空纸箱子和袋子以烧毁。有时，父女俩还会在这篝火旁烤土豆和热狗。当父亲在屋后的空地上屠宰母牛时，马文也总会在场，推开四肢倚在楝树延伸的树枝上。

有时，马文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幻想着去异域旅行；或是幻想着长大后与自己的孩子结为夫妻。尽管有些男孩子气——爬李树、楝树，扔硬硬的绿色浆果，在漆黑冰冷的岩洞间玩耍——但马文却一直很清楚她想要同奇基塔丹尼斯或是弗雷内特勒内这样让人心动的人物结婚生子。奇怪的是，马文最终只是给孩子们取了一些普通的名字——艾利克、帕特里克、辛

西娅。

晚上，在所有的工作结束后，父亲会和马文坐在一起，女儿总会大声朗读《蒙哥马利广告报》、《莫比尔新闻》、《伊索寓言》或是诗集中的内容，直到母亲催促她上床睡觉。这时，马文总会想着之前阅读的内容入睡，并假想自己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人物。

马文的父亲每年都会为自己的殡仪馆购置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一个周六，马文和父亲乘上新买的凯迪拉克穿过市镇广场时，看见一些黑人在消磨时光。父亲摇了摇头，说这些人看起来特别没有尊严。在父亲看到黑人妇女们头顶着白人家的衣物时，父亲总会说，“即使我需要没日没夜地工作，也绝不会让我的家人替别人家洗衣物。”

从马文七岁起，便开始在夏天同父亲一起出门买牛。他们每周会有一天要穿过阿拉巴马的黑人聚居区，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穿过了布满“一枝黄花”和甘蔗的滚滚草原。有时，他们也会去蒙哥马利的牲口市场。

在 20 世纪 40 年代，阿拉巴马州在牲口拍卖时会像其他场合一样实行种族隔离。尽管大家实在为同一头牲口竞价，但黑人和白人是坐在分开来的购买区的。马文就是在这样的种族主义环境下长大：别人会一直提醒着你是黑人这个事实，期待你能够知晓自己的位置。黑人只能使用分隔开来的饮水机及休息室。餐馆不会接待黑人；如果想要食物，他们只能去后窗购买。父亲总是对马文说，如果发现她去参观后面的柜台买东西，将会打得她皮开肉绽。同样，父亲也不让马文母女去百货商店，因为在黑人顾客试衣时，白人雇员们往往不会给他（她）们好眼色看。比如，在试戴帽子前，黑人妇女需要先行在头上套上塑料袋。父亲决不让马文母女受到这类羞辱，因此总会代她们购置衣服回家。

父亲是个骄傲的男人，并常常不按常规出牌，他做了一些那个时代的人们闻所未闻之事。在去看牙医时，他总会从前门进入——而那时人们都觉得黑人是该走后门的。然而父亲却侥幸逃过了人们的指责——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什么。马文暗想，这可能是父亲的财富起了作用。

在一次拍卖会上，父亲在同肉食加工厂“斯威夫特和卡德西”的竞争中以更高的价格成功竞得所需商品。那场拍卖会后，“斯威夫特和卡德西”的买家们在出纳窗口等着父亲，大声朝他叫嚷，并将他逼至一个角落，警告他不得再进行牲口买卖。

目睹了这一切的马文感到很害怕。虽然每天都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现实里，也听惯了“黑鬼”一词，但马文还未直接经历过种族歧视的暴力或恐吓——从前都仅仅是听说而已。大人们依旧讨论着斯科茨波洛男孩。偶尔，马文还能听到人们谈论死刑，或是有人在半夜被警官暴打并拖入狱中。然而这一切从来都与马文家无关。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种族仇恨，便是在这些买家将父亲包围起来之时。

然而父亲并没有道歉。他一言不发，眼神坚毅，没有哪块肌肉在抽搐。他穿着笔直的衬衫、带褶皱的裤子以及平日常穿的斯戴西亚当斯的鞋子，毫无畏惧地挺立在那里。他直视着那些人的眼睛，告诉他们自己会回来参加下一场拍卖会。如果他们想要杀他，他会拉上其中一个人陪葬。

那时，马文以为那些人会伤害父亲。然而他们却犹豫了，互相问着对方该拿这个“黑鬼”怎么办。这时，刚好另有两名白人从旁经过，出面结束了这一纷争。那些买家于是耸耸肩走了。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马文，“我的投标过程是诚实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便无需惧怕任何人。”

之后，每一场拍卖会前，母亲都会求父亲不要过去。但父亲说：“我不是要离去。我知道自己不能死。”马文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他那份坚定。父亲有着强势的价值以及永不妥协的信念。马文一直相信，力量是从一代传自下一代的。她想，她之所以一直感到安全、自信，是因为她是亨利耐特的女儿，也因为在阿拉巴马的蒙罗维尔这个小城镇长大，让自己在许多事情上得到了庇护。这里没有大城市里的一些犯罪活动。这里的人们不必担心强奸、抢劫或是

毒品之类的事情。如果这类事情在其他地方发生了，大家也仅仅是从报纸上得知而已；而当大家从莫比尔日报上读得这些故事时，它们已经成为历史了。

在马文生活的小镇里，人们都互相熟识并彼此信任，也往往互为各自的表亲。同其他孩子一样，马文也可以自由地在各家院子中闲荡，搜集秋日的山胡桃和无花果；自由地在松树林里驰骋，收集球果；自由地在低低的红粘土堆上玩耍，在田埂里滑行，在小溪中涉水，在河岸边筑堤。马文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到马文十二岁时，父母分开了。父亲仍留在蒙罗维尔，母亲则带着马文搬到了蒙罗维尔以南四十英里的亚特摩尔。马文不知道父母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是她根本没去关注过父母的事情。不过还好，她还能应付父母分开后的局面。父亲已教会她如果求得生存。父亲曾告诉过她，不管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人总是必须向前的。或许马文只是强迫自己去适应这一切，以向父亲表明：女儿是像他的。

在这之后，马文仍和父亲走得很近，父亲也依旧是马文生命中最强劲的推动力。马文会在暑期、周末（有时甚至是在一周的工作日内）去看望父亲。由于时常通电话，路途也并不遥远，因此父女俩并未因此而疏远。同时，马文也渐渐将亚特摩尔当作了家。在这里，马文同母亲、继父及一个新生的妹妹一起，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

但在蒙罗维尔的日子才是马文童年里最精彩的日子——正是在这里的岁月塑造了现在的马文。（第二章完）

第三章

马文在课桌间来回走动 “你们不念出声的话我会哭的，”她说，“因为是这些声音形成了语言，语言就是思想，正是思想让你们做你们自己。

“你们要念出声的，你们从不需要去猜测他们，声音就像钥匙，可以打开文字的大门，如果你们没有对的钥匙，是你不能打开房间的门的，对么？那么，如果你不发出正确的声音，你就不会拼读。”

马文快速转身走到黑板前，写下 “the catamaran sailed around the ait.”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学生们都一脸茫然。“好吧，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我们来分解一下 catamaran 的音节。第一个元音是短音 a, 和 cat 这个单词的 a 发一样的音。下两个元音是[i],我们用这个表示，称为非重读音节元音。这看上去是个倒着写的 e,但是我可不想听到你们把它发成正写 e 的音，这是中元音。好，最后一个音节也是一个短元音读作 ran,那么 catamaran,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一种船。

“‘the catamaran sailed around the ait.’中 ait 这个单词中元音 a 和 i 组成一个音节,长音[eɪ]. 它的规则就是：当两个元音在一起时，第一个元音起主导发音。这个单词读作[eɪt],ait 的意思是湖中心或者河中心的小岛。

“现在你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条船围着一个小岛游。你看，你们怎么会在这些文字中迷失呢？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在你们身上发生了。你们会学会这些规则，文字对你们就不会是天书了。你们就可以和任何人说话了，不管这个人有多么聪明，多么富有，多么漂亮。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没有什么是你做不成的。

我还没有到读书的年龄就开始学习阅读了。我的奶奶经常给我一字一句的朗读圣经。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学会了朗读和拼读。通过听和模仿她朗读，我学会了音标，并且学会了如何将音标拼起来，读出单词。一旦我发现我可以自己读，我就看到什么读什么，比如说罐头和盒子上的标签、农民们的黄历、童话故事书、尤其是安妮奶奶巨大的黑皮圣经书。我最喜欢的是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我不停地读它，以至于我的奶奶会摇着头说，宝贝儿，你读了这么多，我担心你要疯了。”因为在南方的老人中，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就是勤奋的孩子会有麻烦的。

我会以奶奶讲给我的圣经故事开始介绍文学。她每天都会给我读圣经。在南方每个人都很虔诚，我成长的年代，去教堂被认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你不去，你就会被排斥。虽然如此，奶奶仍然是我见过的最虔诚的教徒，每天早晚，奶奶都会跪在床边祈祷。如果她没有在祈祷或是朗读圣经，她就会在房间里面边走边唱《亲爱主，牵我手》或是《耶稣恩友歌》。

她总是在背诵些警句，比如：时间不等人、迟到的好东西就不能称为好东西。

“宝贝，”她会说，“一个好名声会比你的生命活得长。”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听这些话都不耐烦了。而现在，我总是会用到这些句子。有时他们最能表达我的意思。我把他们教给我的学生，我有一长串谚语让大家做课堂讨论和写作。

我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很长时间。有的晚上，我们三个坐在炉火前面。墙上三人的影子在炉火的闪动中晃动着，松果燃烧的味道充满着整个客厅，伴随着奶奶背诵《海华沙之歌》和《棋手保罗》的声音。她是学校的时候学的这些事，她用心记着这些诗歌，并且以此为荣。

我会被这些诗歌文学所愉悦着。但是当时在亚拉巴马州，黑人孩子不准去图书馆。我只能自己买书，向别人借，或者别人会送给我一些书。我的父母带我去别人家玩的时候，我会走到一边，在书架或格子里找书看。一本书就是一笔财富，任何一本书——学校发的基础读本，《真情告白》杂志甚至是一本词典，我都会陶醉其中。我读了《神探南茜·朱尔》、哥特式爱情故事、理查德赖特的《黑孩子》和《土生子》、还有布克·华盛顿（非裔美国教育领袖），我认为他是仅次于我父亲的伟大男人。我还很喜欢厄斯金考德威尔(美国作家,他的小说大半以美国南方贫苦的白人愚昧、落后、悲惨的生活以及黑人所受的种族迫害为内容)的《上帝的小块土地》，但是我妈妈不准许我读。我就用我在商店里赚的钱买了半打《上帝的小块土地》。为了保险，我把它们藏在不同的地方。每次我妈妈找到这本书并把它扔掉时，我可以找出另外一本，然后继续阅读。

我妈妈的妹妹，露贝阿姨让我知道了威廉姆·莎士比亚。露贝阿姨在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小孩之后重返校园。我在他家里和表妹们玩耍时，露贝阿姨就在朗读她的课本。一天晚上，我听见露贝阿姨和罗伯特叔叔谈论一个叫麦克白的小姐。接着她打开一本灰色的书，开始朗读：

她本应该已经死去
这句话本来早就该来
明天，明天，还是明天
就这样偷偷的一天天溜走...

(原文是：

She should have died hereafter,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 time for such a word
Tomorrow,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in this pr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那时我只有 9 岁，但是我被这些文字迷住了。那之后很长时间，我的脑海中总是嘟哝着“明天，明天，明天”。又一次去露贝阿姨家时，我向她借了那本灰色的书。我读完了麦克白，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我还是被剧中的表演和任务迷住了。我觉得说这样的“圈套、麻烦，加倍加倍”(原文是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莎士比亚著名戏剧作品《麦克白》第七幕场景 1 里面三个巫婆的经典台词)非常有趣。但是我对莎士比亚的兴趣直到读高中时才再次被激发，因为在低年级我们从来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大部分学生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

和门罗维尔的黑人小孩一样，我在伯利恒学校度过了小学。那是一座隔板楼房，墙上没有刷

油漆，教室里面用的还是烧木柴的火炉。一间教室有两个年级。课本非常短缺，大部分的老师只有初中毕业水平。

在伯利恒学校，有两个老师令人印象深刻。我的第一个老师非常糟糕，她是个大块头，经常穿着印有红色绿色和黄色字母的蓝色连衣裙。第一周学习阿拉伯数字，我老是把2写反。每次只要我写错，老师就会用尺子打我的手指。我永远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我，如果我知道怎么写，我会往对写的，她这样好像是我故意在犯错误。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样的经历。它影响到了我教学的方法。对于我来说，错误意味着这个孩子需要帮助，而不是惩罚或嘲讽。我们永远不能对孩子们说，你很蠢，或者你做不了这个，或者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大人们应该对孩子有个积极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作为家长和老师，我们应该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心。如果大人们不告诉孩子他们是不可能学好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学好。孩子们需要信任和鼓励。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犯错误没有什么，这正是学习的一部分。我会对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就没有必要来学校了。”

要使孩子们对学习和学校有正确态度，表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实际中我们往往会忘掉表扬在与孩子的交往中的重要性。我们忘记了这些孩子是多么敏感，他们自我意识是多么脆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你告诉他“你是错的”，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老师和家长应该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对他说“这很好，这真是非常棒的尝试，但是不全正确。我们一起来纠正它吧”，而不是惩罚。

我会表扬每个小孩的努力。我会把每个孩子的作文都贴在墙上或黑板上，而不是只有那些优秀作文。我从来没有在试卷上写上留级或红色标记，因为这肯定会让孩子们远离学习。舍身处地想想，当其他孩子们获得高分时，他却收到了一张“留级单”。想象一下当孩子们在互相问“你考得怎么样”时，他又是什么感受呢？她肯定恨不得把试卷揉成一团然后扔掉，甚至远离学校。在每个试卷上，我都会画上一个笑脸符号，表示“非常好”或“太棒了”。对于那些错误，我会和他们单独讨论。我们会在另外一张纸，或者个人的笔记本，或者是黑板上纠正他的错误。充分发挥黑板的价值，这是我从我的四年级老师莫克盖茨（McGants）太太身上学到的。

莫克盖茨太太是个耐心的好老师。她会让学生在黑板上做作业，这样她就可以及时纠正了。孩子们需要及时的反馈，尤其在数学和语言课上，因为在这两门课上，要学习新的知识，就必须打好基础，一环扣一环。我不会去等改完的考卷发下来之后再纠正错误，因为几天后，当我们已经开始新的内容时，纠正这些错误对孩子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不及时纠正错误只会让孩子落后。

我发现让孩子们去理解一个概念，把他叫到黑板前比在她位子上跟他讲要更好。这样可以同时帮助其他学生，尤其那些羞于说出自己不会做的学生。在课堂上，我会花一大部分时间去纠正错误，而不是教导。一个孩子的错误会是整个班级的一堂课。如果一个孩子在某个这方面有麻烦，那么很可能其他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可以从这次纠正中获益。

我的教学方法的改进有一部分是源于我当学生时的经历。我的一年级老师是一个反面教材，而四年级老师却为我树立了好的榜样。另外一个老师，罗拉小姐，她是我在埃斯坎比亚乡村培训学校的十年级老师，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她可能不像我曾经以为的那么漂亮，但是她的言行举止让她显得成熟。当时我就想成为她那样的人。尽管罗拉小姐来自亚拉巴马，但她

没有南方口音。她的吐字那么清晰，她的解释那么明了，以至于我都会去模仿她。我一直按照词典上讲的学习词汇。同村的人经常会告诉我父亲，“你女儿说话时候都是那么文邹邹的，像在读书一样”。那些从 Mobile 来购买豆罐瓶子和装鸡肉的盒子的白人，会来到我爸爸的杂货店里，问道“亨利，你女儿呢？我真想听听她那样讲话的腔调”。

我想正是因为罗拉小姐，让我在学生面前演讲得体，吐字清晰。我会努力让他们说话时养成正确的语法习惯，我会让他们每天大声朗读。这样我就可以检查他们的发音和理解了，让学生们默读会让他们的错误被忽视。我曾经听到过学生们把 Capacity 分开来读成 capa, city，把 denny 读成 deny，把 doze 读成 does（他们还以为 does 是 doe 的复数形式，末尾加了 s）。孩子们还经常会把单词中字母的顺序搞反，比如说，他们会混淆 sacred 和 scared，diary 和 dairy，还有 angel 和 angle。如果孩子们去默读，他们就会一直犯这个错误。

另一个高声朗读的原因就是建立词汇量。默读的学生会跳过他不知道的那些生僻词汇。当我在场听他们朗读时，我会打断他们并问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会讲解这个词的基本定义，在这个短语中以及整个文章中的意思，这样，全班同学都会获益。我会让他们在朗读中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和标点。大声朗读会帮助孩子们意识到逗号、句号、问号和感叹号的区别。刚开始朗读的学生可能会一字一顿的读，而不是“一个词语一个词语”的读。那样会限制理解该句的意思。我鼓励学生们带着感情朗读，而不是照着书读。通过高声朗读，学生们学会了通过上下文理解词义，并且知道单词是如何连接成句子表达一个意思。这种练习不仅提高的阅读能力，而且对写作也有帮助。

我的学生们会朗读任何课程——文学，科学，社会学和历史。我甚至让他们每天读出自己的作文。这可以让孩子们提高对句子结构的意识，让他们去校正自己的标点错误和错别字，帮助他们在队中演讲得体。罗拉小姐就是经常让我们站在全班同学前读自己的作文。

在四十和五十年代，我在亚拉巴马的校园生活，除了罗拉小姐和莫克盖茨太太的课以外，都是那种典型的隔离式和不平等黑人教育。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在这这不平等中找到自己的学习方式。

在埃斯坎比亚乡村培训学校（那时所有的高中黑人学校都叫做培训学校），女孩们不学习家政课就不准毕业。我想这是由于那些白人认为黑种女人只是当家庭主妇或者女佣的料。我拒绝接受上家政课，而是报名学了打字课。在我毕业前不久，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如果我不修家政课，就拿不到学位证。我告诉他，我对家务的了解已经足够了。那时，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我也不知道我将要做什么工作，但是我知道学会打字比家政课更有帮助。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是什么让校长改变主意的。我成为了埃斯坎比亚乡村培训学校有史以来毕业的第一个没修家政课的女学生。

从那天开始，我就明白了大学是什么，我下定决心要考入大学，虽然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强迫我拿到大学学位。他们自己连高中都没有上过，但是他们却非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我选择上亚特兰大的克拉克学院，那是一所独立的专为黑人办的文学艺术女校。我父亲一点也没有反对。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以此为荣，并且把给予孩子最好的东西当做自己的责任。和邻居们的方式不一样，我的父亲的做法显得标新立异。“你把一个女孩送入大学去做什么？”他们问父亲，“你可不要指望你的钱能捞回本，因为女儿们从来就不会为你做什么的。”

克拉克学院的所有东西都带有南方色彩，实际上它是一所女子精修学校。学生们如何穿戴和学习同样重要。我的女舍监会检查我们有没有戴帽子和白色手套。有一次她让我回去换衣服，因为我穿了一双麂皮鞋子和皮夹克。从那时起，我就非常注意穿衣和形象。

我不认为我在大学里学到了很多，这是我的错误。我并不真正知道我去大学做什么。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决定选文秘专业。因为它看上去比较实用。受我父亲的影响和自己已有的打字及书籍整理技术，我打算在克拉克学院毕业后能做办公室的工作。我还根据我的兴趣选修了一些教育课程，尽管那时我还没有当老师的计划。

在 1957 年 6 月，我拿到学位回到了亚拉巴马，发现在这里黑人能做的办公职位只有公众服务员一职。没有一个私人企业想聘用黑人秘书。我添了申请公众服务员的表格，选择一个在蒙哥马利的职位，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准备好再次远离家乡。尽管如此，能够自己找到工作是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情。想到邻居们和我父亲说起供我读书的语气，我不会让我的学位白费的。

最后，我终于幸运地在梦露乡村培训学校找到一份工作，教打字、速记、图书保管和商业法。在那个时候，在亚拉巴马获得一个教师职位很难。老师们会教一辈子的书，直到死去。那时，教书与其说是一个体面的工作，不如说是唯一一个受过教育的黑种女人可以从事的职业。我一直努力去做到与众不同，但是我还得遵守这点。我得在亚拉巴马安排好我的现实生活。

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

从教书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非常乐意。因为有一些在教堂主日学校的经验，我很习惯站在公众面前演讲。我喜欢和人们一起，一起工作，帮助他们理解事物。我总是着迷于学习，着迷于发现新事物的过程。在梦露乡村培训学校，与我的十年级、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分享这些发现让我特别兴奋。

我从来没有学过教育理论，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有利于我的工作。因为没有预先的理论教育，不被规则所限，我不得不像对待成人一样对待孩子们，和他们聊天，倾听他们的说话，了解出他们所需。我不会去看他们有多符合一个学习榜样或教育模型。我跟着我的直觉走，用我认为的正确的方式教书。我把我自己的学生经验拿出来，说明我当初是怎么学的。我还记得我对哪些内容我感兴趣，哪些我讨厌，哪个老师我喜欢，哪个不喜欢，并把这些体会应用于我的教学中。

由于没有正式的理论教育和教材教授方法，我非常容易接受新的方法。我坚持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习，千方百计寻找新方法让这堂课变得有趣。我的同事们也非常乐于帮忙，提供建议，分享他们的方法。他们都非常在乎学生。我可能太过于幼稚或理想化，但是那个时候，整个教学队伍确实是鼓舞人心的。

梦露学校的校长也教会了我怎么去教书。他对新的老师要求尤为严格。有 2 个月的时间，他都去听我的课，摇头或点头示意，并记录笔记。课后他会和我坐下来和我讲，就好像我是他的学生一样。他告诉我讲课应该直入主题。他会说：“你没有注意最后一排的第三个男生。”他教我怎么去观察学生的表情，通过眼神来知道他们是否理解。我明白了一个好的老师不仅

要了解课程，还要了解学生。

在梦露学校的教了两年书，我喜欢上了教书，但是还没有打算要献身于教育事业。那时我不算成熟，我平日和我的爷爷奶奶住一起，周末和父亲度过，我对我要从事的事业还摇摆不定。

作为一个老师，我现在努力去教学生们如何对待生活。除了阅读，写作和算术，我想传达给他们一种生活哲学。但是，在我 21 岁时，我过于去逃避去学习对待生活的方法。尽管我有一份薪水，父亲还是要在自己身上花钱，而我也想当然的接受。他给我买贵的衣服，为我做所有的事情。他甚至一大早为我去暖车，在他的杂货店旁边为我的车加油。

在某种角度上，我对父亲的依赖让我觉得烦躁。我生活在小镇上，如井底之蛙。四年之后，我觉得门罗威尔的生活太受限制了。我该长大，独立起航了。

第四章

在 1959 年 6 月，一个学期结束了，我有两个月的假期去芝加哥拜访我奶奶的一个表亲，安妮·汤森德。我并没有计划要在加菲尔德找份工作或者找个老公组建家庭，然后定居在那里。

在芝加哥呆了几天，我就对当一个游客感到无聊了。于是一时冲动就浏览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申请了 Mount Sinai 医院的一个医学秘书的工作，并且被录取了。我对医学一无所知，但是我开始学习拉丁语来理解那些医学用语。这份工作非常有趣，促使我决定留在芝加哥。我在哈姆林大街的一座 U 形庭院的公寓里住了下来，这里可以看到加菲尔德公园。这间公寓很小，有一张墨菲床(Murphy bed 通过天花板上的铰链，可以将这种床存放在墙壁里)和一个朝阳的厨房。这对我来说很好了，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地方真正的属于我，而且我的第一间公寓离医院，安妮家和克拉伦斯·柯林斯都很近。

克拉伦斯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就在安妮家隔壁。我开始注意他是因为他对家庭的那种责任感。他们家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家庭，有 11 个孩子，8 个男孩和 3 个女孩。我认识他时，他在 Sunbeam 设备公司当绘图员，他会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将近 20 年。虽然他没上过大学，也没我读的书多，但是他和我能下定决心，而且比我头脑冷静。他非常和善，具有绅士风度。邻居家的小孩经常围着他转，有几个小孩在我俩第一次约会时还和我们一起去河景游乐园。我知道，像这样一个对别人家小孩都如此耐心的男人一定会是个好父亲，好老公。一年后我们结婚了。

我继续做我的秘书，但是不久我就开始怀念我教书的时候了，我想念那课堂，我想念那种帮助孩子们发现新的解决方法时的兴奋。于是我去了市区的教委会，申请一个教师职位。其实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的大学经历和在亚拉巴马的教学经验发给他们，不需要参加认证考试。在芝加哥的学校，老师们不必一定要有教师资格证。那时老师很短缺，所以只要你有个大学学位，就可以教书了。但是如果没有教师资格证，你只能是一个全日制的代课老师，这意味着你和学校签约，但是不算资历而且不是永久职位。几年之后，芝加哥教师联合会给校董会施压，自动将资格证授予那些教书三年以上却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

我收到的任职信中任命我去杰克逊街的卡尔霍恩南方小学教二年级。我没有交过年龄这么小的孩子，但是我想这和我教大孩子的原则是一样的。我要去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为他们创造学习的动力。我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学习重要，我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让他们自信。

我打开童年的记忆，回忆那些让我高兴、难过、兴奋、伤痛或者害怕的事情，那些让我哭泣，让我开怀大笑的事情。我努力用一颗敏感的心去体会他们的感受。我发现拥抱、抚摸他们，对她们说“我爱你”，能让她们在教室里觉得安全、愉快，并在我和学生们之间以及她们自己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系。

孩子们非常善于模仿大人。如果一个老师嘲笑或指责某个学生，那么学生们可能也会彼此嘲笑，反之亦然。

最开始，我遵照教学大纲教书。但是不久我发现大纲已经落后与学生们的能力了。他们能学

习更多。所以我就扩充了大纲。如果大纲中某节课要学生们指出该页所有的三角形，我还会要求他们在第二个三角形上方写上大写 D，给第四个三角形涂上红色，给第七个三角形涂上蓝色。然后我让他们在这些三角形上方写上红色和蓝色两个词。通过这个，孩子们不仅可以学习认识形状，而且可以建立方向感，学会思考，数数字，区分颜色和拼写单词。而分组活动比起单独作业来说，更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几周以后，我的学生们开始对二年级的必修阅读课本感到厌倦了，我不能责怪他们。在那些书里，没有真正的故事，里面的内容不值得占据孩子们的思想，也不能激发他们思考。书里面都是一些男孩女孩玩耍的图片，图片下方附上句子，比如：“快跑，Pepper，快跑”或者“看到 Pepper 跑”。对于孩子们来说，根本不必阅读这些单词，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看图而已。

我以前从未交过二年级，我对教阅读课了解不多。我不知道 Phonics 方法（核心是建立字母与语音之间的关系，不借助音标，看着字母就可以直接读出该词，学生们学会解析单词音节，分清元音辅音）和看说方法（利用图画和图画的注解让学生们建立视觉词汇）的冲突。对于我来说，最自然的事情就是教会学生们读出单词。我就是这样学习阅读的，我也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教二年级的学生。我不赞成教学指导里按照看说法教书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学生们对他所读的兴趣越大，求知欲也就越强。我没有一些专家的研究可遵循。就是感觉。为什么孩子们要在那些“看到 Pepper 跑”的书本上白费精力呢？我决定不用必修课本，而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拿来一些书。我给孩子们读了《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拉封丹寓言》和《列夫·托尔斯泰寓言故事》。我选择这些故事是因为它教人们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的经验教训。童话故事和寓言让孩子们分清善恶——贪婪，麻烦，幸福，平庸和快乐。读过这些故事之后，你会去思考，去和别人讨论。我最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喜欢阅读。我希望他们理解，阅读不是为了记单词而做的练习，而是陶冶情操的一种方法。

我让学生们自己画图来讲故事。有时候我们根据寓言故事表演，我们还自己编写结尾。我们甚至自己编故事，我先开始，然后每个孩子加一句。我跟着自己的感觉，尝试新的方法和授课内容。我非常喜欢这样。我喜欢看到他们解出数学题或者发现两个平行结构时的兴奋，那种兴奋可不止一点点。

我在卡尔霍恩教了一年的书就暂时中断了，因为我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儿子——艾瑞克。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教书的。

在卡尔霍恩教书期间，克拉伦斯和我在西亚当斯街 3819 号买了一套两室的公寓，沿着街道直走就是德拉诺小学，离我在哈姆林的公寓也很近。加菲尔德公园周围住着大部分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我们是最早住在那里黑人家庭之一。现在回过头看，我才意识到周围的变化是这么快！曼德森街的银行关门，一夜之间临街铺面之间出现了栅栏，许多商店的窗户上贴上了“此店出租”的标记。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变化，我成长的小镇上，人们大都一辈子也没什么变动。

在 1962 年，我们搬进新房一年之后，艾瑞克出生了。三年后，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1968 年，我们的女儿辛西娅也来到这个世上。那时，加菲尔德公园已经成为芝加哥的另一个贫民区，那里妓女和匪帮经常出没。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窗户上钉上了木条，楼

房都空着。最糟糕的一次破坏发生在 1968 年四月，马丁路德死后不久的一次暴动。人们都疯了，他们在街道之间狂窜，砸破窗户，抢劫财物，放火烧楼。太可怕了，我们好几天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暴动结束之后，加菲尔德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商店都关门，克拉伦斯得走上一英里去拿牛奶。

因为孩子太小，而且开销越来越大，我和克拉伦斯根本没有钱搬出加菲尔德，我的好多朋友都陆续搬走了。或许是我天生的不服输的劲头，当我看到越多的人离开，忘记他们的老朋友老邻居时，我就越下定决心要留下，即使到后来，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我也安安稳稳的住在加菲尔德公园，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从那些年开始，我就一直和周围冷漠的生活态度抗争。人们似乎不再有自尊，我不知道，在像加菲尔德公园这样的地方，人们究竟怎么了。在亚拉巴马，贫苦的黑人们会用八角牌肥皂把他们简陋的小木屋擦得一尘不染。即使他们买不起商店里的好扫帚，也会把门廊扫的干干净净。他们砍些树枝，用绳子把它们扎在一起做成扫帚。如果看到脏兮兮的拖把被放在门廊上或者灰塌塌的床单在晒衣绳上晃来晃去，大家就会使劲摇头，流露出厌恶的表情。我母亲经常告诉我，从一个人家的外面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在亚拉巴马，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南方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穷人们的孩子会穿着整齐干净的补丁衣服去上学。他们的衣服可能很旧，但是非常干净。如果你的孩子脏兮兮的，那么你也不会被小镇的人们接受。如果你的水桶很脏，这会让你丢脸的，如果你用水瓢而不用杯子喝水，别人会说你是个野蛮人。如果你不修剪自家的草坪，或没有扎紧栅栏，你就会遭排斥。如果邻居看到你在修剪草坪，他就会把自家的草坪修得比别人家还干净。在礼拜日，教堂仪式结束后，每家都会出去野餐，每个人都会看谁家的饭做得最好。如果你家的晚餐不受欢迎，你可就丢人了。

在加菲尔德附近，住的大多是像我一样的南方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够保持这种南方人的自尊，而他们不能。部分原因是那些人老是想坐享其成。太多的人习惯于倾听那些自我标榜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宣扬自由公民主义。他们说，如果这么多的外来人都能来到美国做这些那些，那么加菲尔德的人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不幸的是，那么多的黑人都坐等着白人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

我认为政治家们不会去改变，那些游行和暴乱从长期看也不能取得多大得成果。我一直都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哪天你对某个人挥着拳头或是大声吼叫，他可能会给你些东西因为他确实觉得对不起你或者害怕你，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接下来的十年你去跟谁要呢？”

我深知，教育是真正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教会学生自尊自爱。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学习、发展技能和自理能力的重要性。我经常给我的学生们讲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的故事。这就是我为什么呆在加菲尔德的原因。我想留给世人的是一群不会坐享其成的孩子，他们有自尊心，能够自食其力。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能让孩子们有所作为，他们就得有坚强的父母或者老师，二者拥有其一或兼备。

1963年2月，埃瑞克六个月的时候我重返讲台。我并不愿意把他留给保姆照顾一整天，但是我必须得去工作。我们得还房贷，没有我的薪水，我们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幸运的是，我被派到了德拉诺小学，沿着街道走不远就到了。这样，我还可以在午饭时间或者一些紧急情况下赶回家。我第一年教六年级，第二年教二年级，从那以后就固定教二年级了。我在德拉诺连续呆了几年，除了因为要生帕特瑞克和辛迪时请了一段时间产假。德拉诺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恐怕是全世界最好的了。但是，终于有一天噩梦降临，不是因为学生而是因为老师。

当我刚开始在德拉诺工作时，我对校长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德国人，是个古典主义学者，会在午餐时间为学生朗读伊利亚特。会在教师会议上背诵邓恩（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和拜伦（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的诗歌，有时他会在半路停下来，让其他老师接上下句，如果老师们接不上，他就摆摆手显示出不高兴的情绪说：“有些人真是一文不值。”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并且开始给学生教授诗歌和古典文学。总之，校长先生让我知道了要成为好老师就得不断地和学生们一起学习。

最初，我和所有的老师相处得都还不错，尤其是其中较长的一位，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经常和一个来自阿肯瑟的女老师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让学生喜欢上阅读的办法。她建议让学生们融入故事情节中，而不是被动的看那些文字。她告诉我可以让学生们扮演故事中的角色，然后去问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她还建议让学生们给每一个角色写信。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这些都是让学生们对故事感兴趣的好方法。

几年过去了，学校的老师也在变动。有些老师退休了，有些自愿到其他地方当老师，有些被教育局派到城里了。替代他们的都是一些不同类型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做的事情。还有几个年轻人来教书是为了躲避征兵或去越南战场。其他很多人很坦然的承认他们不想教书，但是又想不出去干什么。她们想要的就是打发日子而已。

德拉诺又来了一个新校长。只要大家都安安静静地，遵守秩序，他就不会花多少精力在课堂上。实际上，他只来过我的课堂一次，就是要告诉我遮阳板没有放齐，他说这样会给路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有一次，他打断一个正在背诵《冰与火》（作者是弗罗斯特，美国诗人）的学生，就是为了叫我让同学们去外面做消防演习，那是两天之内的第六次消防演习了！校长出去的时候，走到我的一个女学生面前，告诉她上课不能脱鞋。一个孩子的鞋子和她的学习有什么关系？要知道那个女孩在其他两个班级曾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她终于安下心来学习了。

我在公立学校教书时间越长，就越意识到学校除了教学不在乎，其他的都在乎。教学是被放在最后一位的，你得先收取学生的牛奶费，摆好公告牌——上面不准摆上过时的东西，把课桌和遮阳板排整齐，填完一式三份的各种表格，做好上机卡的考前和考后积分，将各个阅读水平的表格做好以上交校董会。每个人都得接受疯狂的测试。似乎那些管理者们想要的就只是IQ测试和成绩排名。孩子们有没有学到东西根本就不重要。什么东西也比不上那些根据成绩而做出绩效考核重要。老师们要特别教学生们应付考试的技巧。奇怪的是，如果孩子没有学好，没有人会追究老师的责任。如果一个八年级的学生还不会阅读，也没有人去问他的

一年级、二年级或者三年级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孩子的错。

我对此简直不能忍受，不能接受这种为人师表的幌子。孩子们是被推着往前走的，他们毫无准备，这样更容易为失败埋下种子。他们不会阅读也不会写作，但是他们还是会照样升到高年级。我开始意识到，许多在芝加哥学校的穷苦孩子们成了“看-说”教学法的牺牲品。这个方法最初是在 19 世纪三十年代用于教聋哑儿童阅读的。后来就有一些教育家们，其中包括贺瑞斯·曼恩，把这种方法引入公众学校，他们认为既然这能让耳聋学生学会阅读，那么对于正常小孩，肯定更容易了。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这种看图阅读法被许多学校采用，并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接纳。从那时开始就流行起来。尽管在 1955 年，鲁道夫福兰斯发表了《为什么小约翰不会阅读》，他斥责“看-说”法教出来一代不会阅读，不会拼写也没有语法感觉的孩子，还是没能劝服那些学校，也不能阻止“文盲”儿童数量的增长。

我永远也理解不了人们怎么会认为孩子们只需要看图就能学会阅读。如果把那些注解的图片和熟悉的词语排序拿走，阅读就变成了猜字活动。根据“看-说”法，孩子们的词汇量是死板的，这种方法也不给孩子们教元音和辅音的规则，所以当他们遇到新的词汇，就不能独立拼读了。比如说，学习 look 时，你不教他双写 o 的发音，那么当他碰到 took 或者 book 是，就不知所从了。他们只有等到老师教到那里才能记忆。

我不会让孩子们依赖于已有的词汇量，而是教他们如何用拼音学习单词。在几年的经验中，我亲眼目睹孩子们如何通过 phonics 方法(核心是建立字母与语音之间的关系，不借助音标，看着字母就可以直接读出该词)来提高他们的阅读和拼写能力。但是他们必须精读拼音规律——英文中规则的和不规则的发音模式——而不是那些无头无尾的山寨版本。我看到过如果一个孩子能掌握元音、辅音以及音节划分的规则和一些特殊情况，她就可以阅读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了。

所以，我并没有遵循“看-说”法的教学大纲。事实上，我的许多内容都超出了教学大纲。比如，我在教他们加减法时，会告诉他们算术(arithmetic)这个词是希腊语，意思是金额。而人们用 digits 表示数字，这是由拉丁文中的 digitus 演变而来，因为 digitus 在拉丁文中是手指的意思，过去人们就是用手指数数的。我还教他们毕达哥拉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认为，数学能让小学生们变得完美，得到上天的优待。我告诉他们苏格拉底说过思想不会拐弯的人生活也是直来直去(straight thinking lead to straight living)。我给他们朗读名言警句和《101 首名诗》，我们会谈到爱默生的“自尊自爱”，培根的“关于教育”和梭罗的瓦尔登湖里的“一个人无法赶上同伴的步伐，或许是因为他听到了不同的鼓声”。

但是我教孩子们这些不是要让他们变得迂腐。我希望他们能阅读这些好文章并影响他们的一生，学会如何生活。我努力给孩子们展示加菲尔德以外的世界。如果你们不向他们介绍外面的世界，他们是不会意识到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我的方法就是教小孩建立完整的人格。一个老师应该帮助孩子发挥自己的个性，建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我关心学生的各个方面——他的态度，举止，着装。我得确信我的学生干净整洁，穿衣得体。我教他们走路要昂首挺胸，要有自尊心和自信心。我时刻提醒他们，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怎样看待自己。这些是我的父母告诉我的，我坚信这一点。

从小我就坚持自己信仰，不会为了取悦他人而改变自己。但是我坚持自己的教学方法，

引来了德拉诺学校的其他老师的愤慨。我在整个一生中都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坚定往往会让别人觉得疏远，甚至在我小时候也是如此。

在德拉诺，我为了坚持自己做出了最激烈的一次抗争。然而，我所做的一切，从穿衣风格到教学方法，似乎激怒了我的同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批评，他们甚至开始质疑我的动机。我不理会他们，集中精力教书。然而，我的让步让事情变得更糟。我的冷淡触怒了他们。

一年又一年，我对德拉诺的不满与日俱增。老师们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谁带哪个学生，谁拿到了文具耗材，谁管理休假和午餐税，除此之外，我对教育局管辖下的那么多的学校及老师也感到沮丧，要保持记录，上下起伏综合征。天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琐碎小事来分散大家教学的精力的。

教学大纲跟着潮流变来变去，教材也变了。在某些地方，某些人想要淡化这些退步。教材的难度比预计要达到的目标落后了两个年级。为什么？因为学生们不会阅读。他们没有去改变教材内容来提高学生的技巧，而是把书编写得更加容易，增加插图，减少单词的数量，降低单词的难度。其中一本书的一篇故事中，他们把旧版中的“宏大”和“忧心忡忡”两个词简化成“大的”和“担心”。教学的标准越来越低。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用崇拜的眼光回头看 19 世纪 60 年代的教育。那时，我碰到一本 1862 年出版的《修辞手法》，那里面讲到了约翰·罗斯金(英国诗人，文学家，社会学家)、奥立佛·高尔斯密（爱尔兰诗人）、约翰·弥尔顿(英国诗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而这是面向小学生的。而今天，这些古典文学被认为难度过高。甚至是一年级学生的词汇量都缩减了，在 1920 年，一年级的词汇量是 345 个新单词。而今天，大多数学校只要求一整年学习 53 个新单词。但实际上刚入学的 5 周岁小孩已经掌握 4000 左右的词汇了。

大把的钱被花在这样的错误教育上，从那些“易读易学”的教材、课本、教师指导用书、教育游戏到各种教具。光是教材每年就要花掉 10 亿多美元，其中利润的最大来源是可视教具，包括闪存卡，录音带和电影胶片。这就不难看出教育界鼓励学校停留在表面教育的原因了。

在德拉诺，有一小部分老师和我有同感，但是大部分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生怕招致风波，包括校长先生。校长天生怕事，他们只求在自己的任期内能相安无事，以便可以在区政府中求得一职。他们会发给官员们羊皮手套，害怕年终评估不通过或者添加插班生。而校长在人间最希望的莫过于老师联合会闹事了。

所有的这些，都增加了我的失望。到一定程度后，我更加直抒己见了，这让我和其他老师的关系更加疏远。如果我抱怨这些教材和大纲，他们就非常烦。如果我抱怨消防演习过于频繁，午餐室卫生太差或者学生厕所的手纸太少，他们就会说我是在教师会上浪费时间。他们劝我关上教室，充耳不闻。但是我做不到。

最终，这种对峙不断加深。任何时候，我走到教师休息室，就会有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其他的老师会坐在沙发上喝咖啡，交谈有关学生的故事，但是当我一踏进门槛，他们就戛然而止。尽管我平时很自信，我还是不能对这种冷漠无动于衷。我讨厌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让我想起小时候同学们戳我的花布衣服，嘲笑我傻大个儿时的感受。我不知道如何与我的同事们和谐相处。我不擅长跟人闲聊。在别人面前老是重复说一个男孩读了三次六年级或者一个新来的学生换了七所学校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让我很不舒服。这些事对我来说并不好笑，我经常

听见一些老师说：“我讨厌这些该死的学生。”这样的评论会让我觉得绝望。作为一位母亲，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被送到学校，却碰上这样“讨厌该死的学生”的老师。不管他们给我多少钱，我绝不会那样的。

情况令人沮丧，有几次我曾想在其他学校工作，但是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工作，我想教住在我周围的孩子。在 1974 年 9 月，我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教我的学生了。新学期新开始，在新学期的第六个礼拜，我的学生是那么渴望学习，我觉得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年。

第五章

马文·科林斯站在门廊上欢迎着学生，他们推推攘攘的走进教室。

“我喜欢你的外套”，她对其中一个男孩说道。

“你好，小宝贝，”她捏捏一个女孩的小下巴说，“是谁给你梳得漂亮的小辫子？”

一个男孩正推着前面的学生往前走，马文对他说：“你的鞋子多好看啊，快把鞋带系好，亲爱的，小心跌倒伤到你。”

马文每天都能找到一些事情来表扬每个孩子，即使那只是些小事，比如说他们袜子的颜色，一根新的铅笔，一个灿烂的微笑或者洗得干净的脖后根。

孩子们争抢着坐到位子上，便开始翻开桌子，把午餐放在里面，拿出纸笔。坐在后面的四个男孩凑在一起讨论放学后的计划。前排的一个女孩还在梳头。马文走到黑板前，路过女孩的时候把她手中的梳子拿走了。

“亲爱的，放下梳子，你见过我在班上梳头么？像我一样做，我们不在公众场合梳头发。如果我进教室的时候拿着湿漉漉的毛巾洗脸，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洗脸，刷牙，梳头是我们在私底下做的事情。”

马文环顾四周，看到大家都到了，便开始上课：“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同音词？”

“第二次铃声还没有响呢”，杰罗姆埋怨道。

杰罗姆就像是一个小唠叨，总是提醒马文注意遵守规则，他会指出昨天的课上到哪里了，提醒马文收家庭作业，午餐前五分钟提示大家，并关照大家应该把自己的书本收好。

“难道你还需要铃声来告诉你的大脑开始工作？”马文问道。“曾经有个俄罗斯科学家叫帕夫洛夫（Pavlov），P-a-v-l-o-v。”马文在黑板上写出这个名字，并标出短元音。”帕夫洛夫做了一个实验，每次要给狗喂东西时，他就会摇铃。很快，小狗就知道铃声响起时就会有东西吃了。小狗把铃声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小狗能做什么？它把铃声和食物‘联——系’（associated）在一起。”

她把联系这个词的过去式 **associated** 写在黑板上，并标出音节划分。“**associated** 的原型是 **associate**，a 是中性元音，接着是长音 o，长音 e，长音 a，组成 **associate**，那么 **associate** 是什么意思呢？”

马文把这个问题留给杰罗姆。“宝贝儿，**associate** 是什么意思？小狗把铃声和食物 **associate**。铃声让小狗做了什么？小狗想怎么样？”

“小狗想好吃的，”杰罗姆回答。

“很好，associate 意思就是一件事情让你想起另一件事情。associate，就是关联，联系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把万圣节和南瓜联系在一起，把圣诞老人和圣诞节联系在一起。”

“那么，帕夫洛夫博士的小狗把铃声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当它听到铃声时，即使没有食物给它吃，它也会流口水。铃声一响起，小狗就表现出饥饿的感觉。杰罗姆，你可不需要一个铃铛来告诉你你饿了，不是吗？当然你不需要。你很聪明，自己就可以感觉到，同样，你也不需要铃铛来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

从新学期开始到现在，已经六个星期，马文的学生已经习惯于这样的“题外话”了。她从来不会斥责像杰罗姆这样调皮的言语。她把这当成一种测试，一个对自我的挑战。她相信自己可以把任何事物转换成学习的资源。

有个男孩课间休息出去的时候踢了同学一脚，他就得查出“踢”这个单词的词源，并在班上公布出来。当万达·路易斯在课堂上嚼着泡泡糖，而且吹出一个大泡泡糊满了下巴和鼻子时，马文就让她去查询泡泡糖的来历，并且告诉全班同学关于树胶和人心果的知识。这件事引起了学生们对植物、地理和国际贸易的一场讨论。马文告诉她的学生，人心果四季常青，这和落叶树比如加菲尔德公园里的枫树，橡树和榆树是不同的。因为常青树的叶子在秋天不会凋落。她拿出一张世界地图，给他们指出墨西哥，美洲中部和南美热带地区是人心果树生长的地方。她还继续解释这些国家会用树胶和美国交换他们没有的东西，这就叫我们所说的“出口”。

这是马文给学生上的非常典型的一课。只要能填充一个孩子的好奇心，没有什么是不相干的。

马文讲完了帕夫洛夫的故事，就立刻把孩子们转回到同音词的概念开始上课。

“同音词就像双胞胎，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双胞胎，”她说，“他们是一些读音相似但是元音和意思不同的单词。安东尼，用“大蒜”和“打算”造个句子。”

“打算下周做作业？”安东尼答道，他是一个安静的小男孩，那种在教室里很容易被忽视的小孩。

“造一个完整的句子，甜心。我们说话时都得用完整的句子。我打算下周做，做什么？”

“我打算下周做作业，可以么，马文太太？”安东尼回答道。

“好，非常好。”

“科林斯太太，科林斯太太，”佛莱德·哈里斯一边喊一边尽量把他的手举得高高的，并从座位上弹起来：“我知道，我知道！”

“好的，佛莱德”马文说道，“你为什么不用‘大蒜’造句呢？”

“帕夫洛夫博士的狗爱吃大蒜。”佛莱德答道，并非常得意的坐下去。

“噢，你真是太聪明了，”马文告诉他。“我简直不敢相信之前都没有人说你是个多聪明的孩子。”

马文想帕夫洛夫的狗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了。这就是她的方法，尽可能多的整合信息，用那些人名、故事和名人轶事去充实孩子们的大脑，供他们以后引用。当然，孩子们记不住所有的东西，但是重要的是可以扩大知识面，而且有些人会沉迷其中的。

孩子们也学音标。每天，他们就像在朗诵瑜伽梵文，跟着马文老师，重复元音、辅音和复合辅音——br,bl,tw,spr.

利用一——二，一——二——三的节奏，他们学习五个长元音 a,e——i,o,u,朗读‘大妈饿了就做鱼’。接下来他们会学短元音，马文发现这对黑人小孩来说尤其难发正确，她会编一些顺口溜来帮助学习。

为了把发音和拼写联系起来，马文在黑板上写下几个例子。

“长元音 a 对应的是 ate, tail,may, straight, eight。”

学生们跟上顺口溜的节奏和动作，不久教室里就恢复了活泼的场面。唱诗歌般的声音起起伏伏，学生们都摇头晃脑，拍着手掌。这种激情迅速传播开来。

“Play andstay. Play and stay,” 他们唱着，“

I see two vowels, one, two.

I see two vowels, one, two.

I see two vowels, and the sound is a, the word is play.”

按照这样的方法，他们学习了长元音，短元音，辅音，每个知识点都有相关联的儿歌。

Heart beat, heart beat, bh, bh, bh

Cracking nut, cracking nut, ck, ck,ck

Knock on the door, knock on the door, dh,dh, dh

Fighting cat, fight cat, fff, fff, fff

Croaking frog, croaking fro, gh, gh, gh

Running boy, running boy, huh, huh, huh

马文拍着手给他们打拍子，使孩子们的劲头得以持久。当他们完成后，马文表扬她的孩子们，并告诉他们，“如果你知道元音和辅音，你就可以拼写、朗读任何单词了。”

到 11 月，我看到 Phonics 方案开始起作用了。这是一种枯燥的，重复的教阅读的方法，对于我和孩子都是这样，但是它的教学效果是无可替代的。有节奏的打拍子可能会减少这种单调。不久，孩子们对元音和辅音的熟悉起来，就像他们熟悉电视广告歌曲或者史蒂夫.沃道

尔最新专辑里的歌曲一样。不时的，我会听到学生们在午餐室和门廊上唱他们爵士版本的儿歌：

Cracking nut, cracking nut, ck, ck,ck

Buzzing bee, buzzing bee, zzz,zzz,zzz.

在班上，孩子们现在可以将元音和辅音组合，拼读出单词了。他们开始阅读，阅读课本是《阅读真有趣》，这是 phonics 教学法系列的第一本书，由 Open Court 出版公司出版。德拉诺学校的上一任校长多年前就定了这本书，他鼓励老师们试用此书。大多数老师都退缩了，担心 Open Court 的书对孩子们来说太难了。新校长接任后，phonics 的第一本读物就被束之高阁了。

我喜欢 Open Court 系列书籍，因为书里所选的诗歌和故事是兼顾了价值观和词汇的教育。

say well and do well

end with the same letter

to say well is fine,

to do well is better.

就像 McGuffey Reader,Open Court 系列书远比“看，看，看着我”之类的书教的多。我的学生们浏览着那些诗歌，寓言和“迪克·怀廷顿和他的猫”这样的故事。我还在每天午餐后给他们朗读这些选集。他们都如饥似渴的吸收这些信息，就像他们要参加一个儿童版的学院保龄球比赛一样。他们知道魔鬼和精灵来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鬼怪住在英格兰，妖精来自北欧的冰岛，魔怪是在法国找到的，吵闹鬼是生活在德国的爱吵的小精灵。他们知道了全世界有 343 个不同版本的灰姑娘的故事，第一个是来自公元 340 年的中国。

对于那些正在学习阅读的孩子来说，你给他什么样的书会决定他将来会读什么书。如果我们只给他们那些无聊的“迪克和简”故事，又怎么能激起他们将来阅读的兴趣呢？童话故事和寓言能够吊起孩子们阅读的胃口，也是一个启蒙文学的好方法。

在童话故事里，往往会有情节的冲突，真善美与假丑恶作斗争。我会教学生们分清主角和敌人。我还向他们指出在童话里往往有三个元素——三只熊，三只小猪，三个愿望，灰姑娘参加舞会的三个晚上。我解释道，三这个数字是泛指，代表很多事物，我常给他们举的例子就是：人的个性也有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一个人生而具有的样子，是我们没有开始学习之前的样子。自我是现在、当前的自己，是别人认为的我们自己。而超我是我们的意识，是我们认为应该成为的样子。

即使是孩子们也喜欢用这种方式分析故事，解开奥秘去探索这些东西是如何相处在一起的。孩子们还讲出了许多与三有关事物，比如棒球中三垒，一天三餐。他们在周围去搜寻与他们读到的知识有关的事物，这又引发了课堂讨论，而这正是上课的核心与关键。我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每个人的观点都很重要。我不会告诉他们该思考什么，而是努力教他们如何思考。在这些讨论中，提出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一个能激发他们的进行批

判性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金发姑娘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就进入三只小熊家？她破坏了小熊的床还吃了他们的东西，她做的对么？

为了放松他们的大脑，我会让他们做热身运动。比如说，在数学课上，我会问“如果我用三分钟可以煮熟一个鸡蛋，那么我煮两个鸡蛋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还没有学倍数呢”，经常有人会站起来说。

有的学生则会试探着说：“要用双倍的时间。”

我告诉他们：“如果那样就会把鸡蛋煮老了，好好想想。如果我把一个鸡蛋放进水里，再把水煮沸，和我放两个鸡蛋在里面不是一样么？难道不是同样的时间就可以煮熟两个鸡蛋了么？”这类题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去思考，我们不仅可以利用课本知识，还有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时，我会故意把有些情节略过，提出一些不完整的问题。我这样做是要教会学生怎样去评估信息，让他们意识到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他们最终会告诉我情节和信息不完整。

马文的学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有一天，他们在讨论《杰克和豌豆茎》（是一个童话故事，一个小男孩顺着豌豆藤爬上城堡和妖怪作斗争，最后得到金蛋的故事）。

“杰克怎么样？”马文问道，“你们认为杰克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那个杰克啊，他肯定是个白痴”，克里斯说道。

“对——”佛莱德笑着说，“惹恼了那个大家伙，他死定了。”

“那么，你们认为他不应该找机会爬到那个巨大的城堡上，对么？”马文问道。

“我认为他应该去，因为他找回了他的爸爸和爸爸的东西”，伯纳特回答。

“切，他想的是要去清理那些东西”佛莱德争辩着说。“他怎么能肯定那些钱和要下蛋的母鸡他爸爸的是？”

“你应该说是他爸爸的”，马文纠正道。

“是的，是他爸爸的。”

“他不是个好孩子”，杰罗姆坐回到他的位子上，把胳膊叉在胸前说道。“他就是太懒了。他不想干活，你瞧，他就想投机取巧，像您平时告诉我们的，马文太太，他就是想坐享其成。”

“他向那个女魔怪讨吃的”，安东尼自言自语道，一秒钟之后他似乎才发现自己是在班上回答了一个问题。

“安东尼，我们不是变聪明了么？”马文鼓励说。

“切，我还是认为杰克很蠢”，克里斯嚷道，他对其他人的观点一直摇头。“他不应该听到有个家伙说这是魔豆，就拿奶牛去换，他应该让那个家伙给他演示一下魔豆的魔力。伙计，杰克还要嫩了点儿！”

克里斯引发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争论焦点。场面已经没法控制了。

当所有的鼓舞、激发、吸引开始生效时，只有勇于奉献的老师才能领悟真谛。马文看着孩子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她回想起她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才让他们像这样尽情发挥。在第一天上课时，孩子们都是板着脸，毫无生气，沮丧的样子。现在他们是如此充满激情。

“我不知道 Peter 给我做了什么样的计划”，她说，“但是你们这群孩子让我在人间感受到了

天堂。”

很自然的，我这这种乐观的目标就是要让孩子们认识到教育的本质，这样他们就会为了学习而学习。他们会变成这样的，他们只有七八岁，尽管我没有物质奖励给他们，但是我坚信，每天对他们的每个任务进行表扬是主要的激励方式。但是，时不时的，如果能主动给他们提供应得的奖励，也绝不会伤害到他们。

我的学生学习一直很努力，所以我会安排他们去附近一个快餐店参观。我们要学一堂科学课，讲人类是如何获取食物的，而这次旅行正好符合这个主题。餐馆老板也同意，让孩子们参观餐馆的后堂工作，展示食物是怎么准备好的，业务是怎么进行的，并且提供午餐。我早就取得了校长的同意，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那些小孩老是吃那些垃圾食品，”他笑着说。“他们或许有机会看到那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这个法式餐馆请了一个小丑来做宣传，在早上 11 点，小丑把孩子们领进餐馆。他们离开德拉诺后就一直在叽叽喳喳，虽然他们也努力在保持绅士、淑女的风度。因为我一直在提醒说他们是学校的文明大使，必须好好表现，他们才将这种吵嚷和推挤限制到最小程度。

就在我们的队伍刚要转弯时，校长急匆匆的冲进人行道，让我停下。边说边裹紧他的夹克以免敞开，他看上去非常不正常。

“马文，你不能去”，他气喘吁吁地说，“你得把班级带回教学楼。许多老师来我这里找麻烦，他们对我让你出去的事情很不满。”

“但是，您已经允许了呀”，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没想到引起这这么大的麻烦。”

“看看这些孩子，看看他们多兴奋。我这样会让他们失望的。如果你答应了孩子们，你就得说话算话，或者当初就不要答应。”

所以，我还是和学生们去了餐馆，我必须信守诺言。校长回去了，他说他没有允许我带学生

出去。从那时开始，我公开向老师们宣战了。

有人开始传谣言说我体罚学生。我给二年级学生上恐龙这一单元时，我把学生们的试卷贴在教室外的公告板上，有一些老师就谣传这是我自己写的。他们认为自己班的学生还在基础阅读的 13 个新单词纠结时，我的学生是不可能写出雷龙和霸王龙的知识。

这种骚扰越来越多。我两次在邮箱里找到了讨厌我的纸条，上面写着：“你以为你很厉害，我们认为你一文不值。”落款是你的同事。

有几天，我站在黑板前都觉得头晕。我开始失眠。似乎有一股压力冲到头顶，有时我会突然窒息，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我花了好多时间想，如果我放弃教书会怎样。我知道我还能找其他工作。即使有这份教师的薪水，我们也过得紧紧巴巴。艾瑞克、帕特瑞克和辛迪的夏令营和私人学校费用得花去很多钱。像以前一样，克拉伦斯得做两份工作，凌晨 2 点就得起床去一个建筑工地搅水泥，接着就去 Sunbeam 正常上班。在周六，我得打出一些医学报告来挣点小钱。如果把艾瑞克送到德拉诺小学读书，日子可能会容易些，但是在他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我已经在德拉诺教了 4 年的书，我知道这样的学校是不能给孩子提供我想要的那种教育的。

我肯定除了教书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我考虑过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出版社或者给某份报纸写文章。我写信向他们询问，但是徒劳。每次我想出一个出路，脑袋里就有一个强烈声音——我不能扔下班上的孩子们，不能在学期末结束就扔下他们。他们才刚有起色，继续坚持对孩子们来说如此重要。

我想我不能再承受这样的紧张局势。我厌倦了没人和我说话，我厌倦了整个世界都讨厌我。于是，当圣诞节假期来临时，我非常高兴。

本章由 gegege_ju168 翻译，代她发此贴

第六章

在整个假期，克拉伦斯和孩子们都竭尽所能想让我高兴起来，把德拉诺的那些麻烦事抛在脑后。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想我可能早就崩溃了。我经常发脾气，而且夸大那些事情。但是，克拉伦斯在危机面前拿得很稳，就像他向来处理事情时冷静的风格。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甚至艾瑞克都劝我：“你看你，妈妈，”他说，“你经常告诉我们要坚强，所以，你自己也要坚强。”那时他只有 12 岁，但是他已经有当家人的味道了。

我在屋子里不停地徘徊，想搞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有几天，我都在可怜我自己。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是自责。我是不是太多管闲事了？太古板？我的生活一直很严肃，太严肃了。我希望我能像其他人一样。我甚至开始故意松懈自己，把碗放在水槽里到第二天才洗，但是最终我还是在睡前把碗洗掉了。

当我确信某件事是正确的时候，我就不能退缩甚至妥协。作为一个老师，我最关注的就是我的学生。难道我应该理解我的同事们么？我困惑了，我一直明白的简单的道理，现在却变得复杂起来。

不久，我发现我和老师们的矛盾不是造成我心情不好的唯一原因，还有当前的教育体制。教育系统对学生的漠不关心和官僚风气让教育小孩变得更为困难。作为家长，我也觉得很失望。我很难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好学校，让他们得到合适的教育。

最开始，我把孩子们送到离加菲尔德有几公里的鲁斯瑞学校，我得付给出租司机或者邻居车钱，让他们接送孩子上学。但是对这个学校我还是不满意，而这已经是我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换的第四所学校了。

艾瑞克和帕特瑞克的第一所学校是在另一个城市边上的一所教会学校。每个月 60\$ 的学费，还要 100 多的搭车费。我以为我值得付这么多钱，因为他们能提供非常好的基础教育——拉丁文，语法和很多传统礼仪课程，而不是一些哗众取宠的游戏。

在读学前班的时候，他们有非常好的老师。但是，到艾瑞克 7 岁的时候，学校开设所谓的“进阶”教学方法，招聘了更多的老师来吸引学生。当我看到儿子在做一些看图和涂颜色的游戏，而没有去提高阅读技巧和词汇时，我给他们换了一所学校。

那些所谓的私立男子预备学校其实名不副实，令人失望。艾瑞克和帕特瑞克没有在学习拼音，而是被要求用卡片来记忆单词。他们只是阅读那些基础课文，没有课堂讨论，没有练习，没有问题来激发他们去思考。更糟糕的是，他们用的是看图学词的教材。帕特瑞克在转入预备学校的第一年是那么渴望阅读，而现在他就像一只灯丝断了的小灯泡一样，开始停止学习，失去了对阅读的兴趣，学校还告诉我他应该加入补习班。

我去见了校长，想以一个家长的身份提供一些帮助。我感觉如果家长不只是以捐助资金和家长会的方式参与到教学中，那么，孩子们就会受到更好的教育。校长表面上看很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只是让我做一些示范课和拼音法教学指导。尽管我觉得他是在耍我，但我还是照做了。

一切都是徒劳，在四年级末，艾瑞克还对一些词汇咕哝不清，而实际上，要是他掌握了拼音法，他早就会读了。帕特瑞克也在阅读上有问题。我晚上会和他们一起学习，然而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把他们白天学到的东西否定和抛弃掉。因此，我告诉克拉伦斯，下个学期不想把孩子们送回预备学校。他很难理解我这种追求一个好学校的执着劲儿。他认为只要他的儿子在一所高消费的私立学校读书，就能受到踏实的教育。

我理解他这样的观点，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当过老师的人都认为我反应过头了。所有人都认为学校就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学校还能做什么呢？人们还是会完全信赖那些只是有奉献精神，牺牲自我的老师。他们不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为我的三个孩子寻找好学校的过程让我亲眼目睹一些事实：不仅是公立学校的教育差，错误的教育是个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已经遍及各个学校，从城市到乡村，从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到私立学校。曾经只是穷人的负担，变成了成为每个人的负担。（这里作者比喻曾经只存在于那些差的学校的问题，变成了所有学校的问题）

这让我意识到，不管是作为母亲还是作为老师，我都逃脱不了这个问题。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在德拉诺，我为了我想要的教育方法而战斗着，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得到这样的教育。作为家长，我希望能保护，照顾好我的孩子，而作为老师，对学生我也有同样的责任感。我从来不会在 3:15 就离开学校，丢下学生不管。他们会回家么，会在街上闲逛么，他们的衣服穿得够不够，他们今晚能吃饱么，他们有被子盖么？

在课间休息时，我会在门廊上看着他们，以确保没有人被同学欺负，或这排斥。当我看到有人独自一人，就会牵着他，把其他孩子叫过来，一起围成一圈。让孩子们感觉到自己被群体接受是很重要的。我对被人排斥的感觉有深切体会。

我在 1 月份收假后回到德拉诺时，我下决心教好书，并且这种信念比以往更坚定。然而开学后的两周，一切开始崩溃。

在周五下午，我收到校长的口信说让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找他。我想不出到底是什么事情这

么紧急，都不能等晚一点。是我忘记填什么表格了么？还是我的学生有了什么麻烦？

校长坐在桌子后面，表情严肃。他是个矮个子，坐在桌子后面让他显得更矮了，似乎被桌子上的那些文件柜和纸堆埋没了。我让我坐下，我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他要我离开现在的班级，带别的班。由于拨款削减，学校撤掉了一些监督岗位，所以他得把其中一个老师安排回教学工作。他把我带的班级给她带，而我带另外一个班级。他解释说，那个教师六月份就退休了，她教了 30 年，他想让她这最后几个月过得舒服些。他又虚情假意的恭维我的学生多么多么好，说那位老师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我只听了一半。。

那么孩子们怎么办呢？我飞奔到教室里，心里快要崩溃了。我关上门，靠在墙上，看着教室里那些书本，试卷，海报和花花草草。那些来访者们可能不会觉得这有多美，但是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而设的。我看着墙上的那些名言警句：成功者从不会放弃，而放弃的人永远不会成功！成功的人总是积极地面对压力。如果生活给他们一颗柠檬，他们会用它做柠檬汁。每天，孩子们都重复着这些名言，每一天我都会重申这些信息，强调积极生活的重要性。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做到这点，而现在，我自己都无法做到这点。

孩子们看到马文非常沮丧。

“怎么啦，科林斯太太？”佛莱德问道。

“你还好吧，科林斯太太？”安东尼低声问道，他的眉头紧锁。

马文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孩子们，我对你们一直都很真诚，所以我现在也不会骗你们。学校要做一些变动。”她把安东尼的肩膀抓得更紧些。”你们将会有另外一个老师，我想我会去带另外一个班级。

她以为他们只会唉声叹气，或是摇摇头。但是她看到安东尼的眼泪夺眶而出，而佛莱德用拳头捣着桌子，把它推到了墙上。

“我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他吼起来，咬紧嘴唇，握紧拳头。“我要把这里的窗户砸碎。”

“这就是我教你们的结果么？这就是我过去几个月辛苦教你们做的事情么，砸窗户，拍桌子？当你们哪天要出去找工作，那些老板肯定会说‘哦，天哪天哪，看这个年轻人。他肯定干得了这份工作，因为他在学校时就学会了砸窗户，拍桌子！’”

有人忍俊不禁，打破了这种紧张。马文走到佛莱德跟前，把桌子搬回去，双手抱住他。

“我爱你们”，她对他说。“我爱你们所有的人，我还会继续爱着你们，关心你们，担心你们。但有时，生活中的事情无法改变。我们不会被这些事情打败的，对么？我们还会继续尽心尽力，做出点事情来。如果你们不学习了，你们也不会拥有新的知识，那时，我之前给你们教的都白白浪费了。你们让我成了一个失败的老师。”

孩子们放学回家后，我把那些海报卷起来，收好我的书本和花草。我想要自己回去休息一下，让克拉伦斯把这些带回去，不过我已经慢慢地缓过来了。

我曾经目睹了这一切。孩子们刚到学校时脏兮兮的，我不得不带他们去澡堂，用酒精擦洗他们的胳膊和胳膊肘。一个家长曾拿着长鞭到学校来打孩子。我那样努力，精疲力尽，想要改变这一切，想要给孩子展示加菲尔德公园以外的世界。如果我像我以为的那样坚强，那么我也能够承认这种失败。

一位学生家长来到我的房间。她告诉我家长们已经知道校长要更换班级的事情。有一个教学助理也听到了消息，并开始打电话通知其他人。有一些气愤的家长坐在办公楼下。他们对更换班级的事情非常生气，60个孩子就为了找一个老师。

那位家长在说话时，一直看着我桌子上放的花草。她说，“科林斯太太，看到你收拾好这些花，我知道你已经准备走了。但是我们想让你留下。”而其他家长也在楼下和校长争执不下。

我没有回答她。我想象着办公室里吵嚷的情景。校长被那些家长们拥挤在中间，这让我感到高兴。可怜的人，他没有料想到会这样。他以为那些家长会像以往一样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不是因为那些家长不在乎，而是他们很容易被学校的老师和管理者们所糊弄。因为家长们会担心自己不知道说什么，担心自己看上去像傻瓜一样，担心自己因为没受教育而遭遇尴尬。他们太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以为老师们会嘲笑他们。我非常高兴家长们终于采取行动了。然而，我不会再被牵扯进去了，我已经处理好这个问题，并且开始适应我做出的决定了。

我穿上大衣，关掉电灯，关上教室的门。我听到楼下的吵嚷声。我迅速地跑出教学楼，希望没有被人看到。我太需要安静了。那一刻，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炒焦。但是这个时刻，我必须做的就是坚守我的理由，我的尊严。

那天晚上我和克拉伦斯谈了谈，说我已经决定辞职。他说我可以做我认为最好的事情，但是我怀疑他实际上没有那么轻松。躺在床上时，想到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么长时间来我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

第二天早上，几位家长关于辞职的谣言打电话问我。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不回学校教书了，他们也不会把他们的小孩送回去。他们会抗议学校的做法，把孩子留在家里。

不管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都被警醒了。在加菲尔德这样的地方，事态发展下去可能会失去控制，我担心这种抵制会走向危险。不是怀疑家长们的动机，而是担心附近那些大一点的男孩会把这个作为借口找麻烦。我不想我的行为引发这些事情。

在星期一，我回到德拉诺。校长交回了我的班级，而我也重新开始上课。孩子们和我都没有提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结束。我想做的只是挺过六月份。我不想再和他们对峙。几周过去了，我变得越来越沮丧，每天都极不情愿地走进教学楼。周五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下周一。星期天，我就像个陀螺一样打扫房间，收拾东西，或者一言不发。我的家人不得不忍受我的坏心情。我经常大吵，抱怨，甚至嚎啕大哭。我得挺过六月份。

学期末的最后几个月尤其艰难。我马上就要解脱了，指日可待，但这更加显得每一天都是如此漫长和痛苦。我把我剩余的精力全部留给学生们。其他事情都顾不上了，不整理头发，出去的时候也不洗头，我也不在意我穿什么，经常忘记化妆。早晨，我随手抓一件衣服就穿上，甚至是蓝色牛仔裤。我两天会穿同样的衣服，实际上，我以前从未这样。

当然，我的学生们也发觉了这种变化，我不想在他们面前隐藏我的真实感受。我告诉他们有时候我的内心受到伤害，非常想哭，但是这绝不是因为他们。让孩子们，尤其是年纪小一点的孩子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们很容易把成年人遇到的麻烦事归咎于他们自己。有时候班上的同学就像是会诊一样，他们会说出自己的体会，而我也愿意分享我的感受。我从不认为一位老师应该假装很完美。那些从不暴露自己人性缺陷的老师会让孩子们不愿承认自己的缺点。老师，或者家长不可能为孩子们树立起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

但是，我的学生们仍然会学习，学习阅读，数学，思考。在去年九月份，我的二年级学生们开始学习 **Open Court** 系列的第一本书，而今年六月，他们已经读到 5 年级中了。他们知道了亚里士多德，伊索，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弗朗斯特和狄更斯。如果说我有了些变化，但是我的教学方法没有丝毫改变。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我拥抱亲吻了每一个孩子，和他们道别。我给他们列了一个暑假书单。“你们是最聪明的小孩”，最后一次我提醒他们，“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记住，没人能拿走你们的知识。成功与否只取决于你们自己。你们永远不要放弃，时刻准备好去飞翔！”

午后，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出德拉诺。孩子们跑到教学楼前簇拥着我。“我爱你们，”我对他们喊道，便穿过街道。那是我的真实感受；他们是我能在德拉诺坚持了最后几个月的唯一支柱。但是我告诉自己我不会回来了。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再踏进那所教学楼一步。

第七章

在八月份的最后一周，我四处奔走搜寻书籍。我从二手书店里买了一些，也和别人借了一些。有一天我路过德拉诺学校，发现我曾经给孩子们教的书被扔在垃圾桶里，这些书正是 open court 系列的，它们对其他老师来说已经没用了。我把第一个系列的从垃圾桶里救回来，我相信我还能利用他们去拯救那些孩子，就像我拯救这些书一样。

在 1975 年 9 月 8 日，Daniel Hele Williams Westside 预备学校开学了。尽管之前在周围做了宣传，报名的人不是很多。家长们对新办的学校将信将疑。对于每月 60 美元的费用也有迟疑。我并没有觉得沮丧。亚里士多德说过：“伟大的人不是一步登天的。”我会面对我仅有的这些。学校只有四个学生，有二年级到四年级的，其中一个是我的小女儿辛迪。如果这学校对于我自己的孩子足够好时，对于其他孩子也一样了。

我曾经考虑过教自己的小孩的影响，但我还是决定不管这会引来多大的困难，也不会比辛迪到其他学校学习遇到的困难大。关于我的两个儿子，艾瑞克仍然呆在自己的学校，因为他已经八年级，年底就毕业了。帕特瑞克在林肯公园附近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我感觉独立在外面对他有好处，不会受他的哥哥和妹妹的影响。

关于其他的三个学生，我知道得不多，我也不想知道他们是什么背景。追问孩子们以前的事情会影响老师的期望值。每一个孩子对我来说都是一张干净的白纸。即便如此，在入学初我和他们及家长交流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有这种那种的问题。

盖里·洛夫 9 岁了，他非常容易生气，并且有一些防御心理。在入学面谈时，他就很清楚的告诉我和妈妈，他非常讨厌学校。

八岁的艾伦·普拉特是由他爸爸带大的，他爸是个摩托车队的会员。我不知道普拉特先生为什么要送他儿子来我的学校，他从未告诉过我。我怀疑这是因为他没有固定居所，不能报名让艾伦去公立学校读书。我让艾伦读课本上的一个句子，他还不知道 and 和 the 这样的单词。最糟糕的是，艾伦是我见过的最不干净的孩子，他的头发全部黏在一起，嘴巴上和下巴上沾着些干货食品，胳膊上沾着牛排上的油。他的衣服看上去像有几个月都没人给他洗了。

我的第三个学生，特瑞西·沙克林，有七岁大了。她在德拉诺读了二年级，还是不会读“Sam sat at a mat”这样的顺口溜，也不会简单的加法。她是一个安静的女孩，顺从但是没有激情。她做的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告诉别人“我没有什么个性”。沙克林太太对她在德拉诺的进程失去了耐心，她从同住一楼的一位女士那里听说 Daniel Hele Williams Westside 预备学校，便来报名。

从另一角度看，这样数量的学生对教学非常理想。那些要带三四十个学生的老师肯定想和我调换，但是这也有个问题。我怎么把仅有四个学生，一个教室的地方变成一所学校呢？我打算用我在德拉诺时的教学风格。对于我来说，开学的第一个早上，四个孩子坐在一间教室，就好像有四十个孩子一样，我已经准备好了！

其他小孩还没有来的时候，辛迪早已坐在第一排正对着马文了。特瑞西·沙克林牵着妈妈手，第一个到校。他妈妈站在门口，温柔的示意她进教室，特瑞西犹豫的抬头看了一眼，便垂下眼帘看着地板，走进教室，坐在最后一排。沙克林太太轻声告诉马文在德拉诺的时候，他女儿每次都坐在教室后面，因为她太安静了，总是被老师们忽略掉。马文早就见过这种情况，安静的孩子学习起来比较慢。他快步走到特瑞西跟前，在她坐下之前拦住她，给她一个拥抱，并指着辛迪旁边的一张桌子让她坐在那里。

“我很喜欢你，所以不要坐的离我太远哦，”马文说道，“如果你坐到后排，我会觉得孤单的。”

马文在给辛迪介绍特瑞西时，盖里·洛夫一蹦一跳的走进来，手舞足蹈的，跳着摇滚式的舞蹈。

“甜心，是不是你的腰伤到了啊？如果没有，你可没理由那样走进来啊，挥舞着自己的手指。为什么你不坐在这边呢？”马文站在前排的一个位子后面。

盖里扑通一声坐在中间一排的位子上。“你管我呢。”

马文耸耸肩。“我才不会管孩子们呢。你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你自己决定。你必须知道你来这里是想干什么，小家伙。你有学习的权利，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有失败的权利。

马文停下来，让他自己反省，然后把艾伦·普拉特引到位子上。她想给艾伦一个拥抱，但是一阵汗臭味袭来。

马文转向其他人，说道，“孩子们，看看你们桌子上的书。我马上就回来。”她拉起艾伦的手，轻声说，“宝贝儿，跟我来。”她把他领到女洗浴间。艾伦拒绝进去，他觉得有点尴尬。Marva推开门，喊了一声：“有人么？”，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她便说：“好了，甜心。里边没有人。你肯定是个小帅哥，但是这些脏东西把你好看的模样给遮盖住了，我们把他们去掉，看看你真正的样子。”

把他哄到脸盆跟前，马文浸湿毛巾，揩掉他身上的油，擦了擦他的脖子和胳膊。他拿掉毛巾。马文继续和他说话，问他的暑假过得怎么样，问他之前的学校，他爸爸的摩托车还有其他所有的她能想到的东西，让艾伦放松些。

她结束后，给小男孩一块干毛巾。“好了，明天我会给你带一些干净衣服，从今以后，你要自己洗脸哦。”

她抱了他一下，便走回教室。艾伦溜到椅子上。辛迪和特瑞西轻声细语的交谈着，好像聊得很欢。而盖里把他自己安排坐在左边最远的角落。从那些歪歪扭扭的桌子看，他似乎在坐在那里之前试过了所有的椅子。盖里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的，继续跟着他心里默唱的歌曲打着节奏。

“亲爱的，没有人会把工作给那些坐着只玩手指的人，”马文边说边抚摸着盖里的头发。盖里躲开，并转过去对着墙。“如果你想的话，你有权利一天都坐在那里看墙。你这样做不会

成为百万富翁，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很开心，那么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能又蹦又跳的，因为你影响到了别人学习的权利。”

她走到教室前面，开始了传统的开学动员讲话。剪裁得体的套装，耳环和高跟鞋，马文像在德拉诺的时候一样树立起自己的形象。Daniel Hele Williams Westside 预备学校可能算是一个临时学校，但是这里没有正式的老师 and 教室。可能由于马文有南方背景的缘故，她认为传统礼仪和声音的腔调能够让学生看到一个真正的学校，而不是只看到学校的设备，神圣的广场或是学习的地方。

“你们是最棒的，最聪明的孩子，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做不成的，”她开始讲道。她评判说之前的学校没有让他们成功，并保证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落后，深知他们对学校的恐惧和失望，她告诉孩子们她爱他们，来这里读书正对头——他们可选择学习，也可以选择坐在一边。她的讲演让孩子们不时地微笑，比如“生活就像一场足球比赛，你得卯足劲儿了踢。”她说了很多格言，部分是出于她的习惯，但更多的是因为这可以帮助孩子们记忆。

“天上不会掉馅饼，在这间教室里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她说，接着转向学生。“你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取决于你们自己。我在这里可以帮助你们，但是你们也得配合。如果你们能少花点时间尝试失败，你们就可以全胜。

“在其他学校，你们可能每天会朗读《效忠宣言》，在这里，我们每天会以效忠自己的宣言而开始。

用这些，马文让自己平静下来。她让孩子们仔细聆听，并跟着她朗诵：这一天又将给我带来新鲜...”马文等待着他们跟着读，辛迪大声的朗读出来，特瑞西跟着她也低声读出声，艾伦的声音清晰，但是盖里却带有挑衅意味的把身子靠在墙上，闭口不提。

“我可以好好利用这一天，也可以浪费这一天，”马文继续说道。“我保证我要充实的度过每一天，我应该知道，这一天将一去不复返。”除了盖里，班上其他学生朗读的声音慢慢高起来。“我明白，这是我的选择，或者利用，或者浪费。”

当孩子们结束之后，马文走到艾伦的桌前，用手抵在桌边上，弯下腰看着艾伦的眼睛。

“你会浪费你的生命么？”她问道。

艾伦蹲在自己的位子上，被她逗乐了

“这可不是玩笑，你怎么对待生活，不是一个玩笑。你会浪费你的生命么？”

艾伦一下子站起来，他被吓着了，他马上摇头。有时，马文会过于直截了当。她自己也知道，有时他教书的时候不由得生气——不是因为孩子们生气，而是对孩子们生活的单调而生气。她微笑着，轻轻地用手捏了捏艾伦的下巴，然后走到特瑞西跟前，问了相同的问题。特瑞西像只小绵羊一样轻声回答“不会”。然后马文又问辛迪，她负责般的回到不会。马文穿过桌子，来到盖里面前。

“宝贝儿，你会怎样呢，是利用呢还是浪费呢？”

盖里面无表情，把他的胳膊抱在胸前。

“当然，这是你的生命，你高兴怎样就怎样，”马文提醒道，“但是这样的世界都在呼唤你。如果你浪费生命，社会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她转过身，面对着其他的孩子们。“你们知道，孩子们，有些人是这样看待像加菲尔德这样的地方，他们会说‘噢，那儿的孩子可不怎么聪明。他们不会做成什么事情，也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的’，如果你们要浪费自己的生命，你们就让他们猜对了。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人生。

从这一点，马文开始传授艾默生和自爱的思想。像以前一样，她把学期第一个早晨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表明孩子们是渴望学习的。她让孩子们看到教育和找工作的联系，知道走出贫民区的道路。她几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去阐明这种联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其原因了。

当特瑞西拖拖拉拉的吃了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马文提醒她“不要太担心是否填饱你的肚子，先把你的脑袋填饱，你就很容易填饱肚子了。”

“孩子们，你们读书不是为了父母，不是为了老师，不是为了其他人。你们是自己读书，你们的知识是为了帮助你们自己，而不是我。”她踱步走到书架前，找到圣经，这本书是被挤在其他的一大堆书中，包括共产宣言，奥德赛，小女人，坎戴德，夏洛特的网，卡拉马佐夫兄弟，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打开圣经，马文引用道：“格言，第三章，35行：“荣誉是智者的一部分，但是傻瓜却继承了无耻”，第六章，第6行：“去看看蚂蚁吧，懒汉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方法和智慧”，第十章，第4行：“懒惰的双手只能得到贫穷，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

马文停下来，看着学生们。“你们觉得这些谚语是什么意思呢？”她早就知道不会有人举手的，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些孩子们以前从来没有和老师谈过话。他们还不习惯别人问他们的想法。“好的，辛迪，请你告诉我们这是是什么意思呢？”

“懒惰的人会很穷，而且不会拥有任何东西”，辛迪脱口而出，重复着她妈妈的口头禅。

“很好。”马文坐在特瑞西的桌子边上。这是一个亲密的举动，好像要分享一个秘密一样。“这个谚语告诉我们聪明的人会不断学习，能够自立。但是傻瓜却会摧毁他自己。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知识，没有教养的人是自取灭亡。

“孩子们，这就是你们来这里的原因。你们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过上好生活，才能生存。你可以不相信我现在说的，你可能也不相信你的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告诉你们的。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圣经上告诉你们的。”

有几秒钟，孩子们安安静静。盖里也觉得装酷，装漠不关心有点不自在了。马文宣布午餐时间时，才打破了这种沉默。教室里响起了午餐纸袋的悉悉索索声，和大家交换食物的谈话声。

除了辛迪，其他孩子们都没有在阅读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书籍。马文从最基础的课程开始，学习字母，元音，辅音。然后马文选择了两个辅音，一个元音，写在黑板上，并且说明他们的发音。

“辅音 m”，她说。“Mmm 的音就是你吃到香喷喷的东西时发出的声音。元音 e, 在这里有两个 e, 第一个 e 前加上长音，表示这是它的名称，我们在第二个 e 上划线，表示不发这个音。接下来是辅音 t, 它的音就像钟摆的声音。”

孩子们重复着这些音节，马文一边观察，一边给他们展示，发 m 的时候，嘴唇应该闭上，发 e 的时候嘴巴张开，发 t 的音舌头应该抵住口腔上方。

她在黑板上写下“Meet me”。艾伦，特瑞西和辛迪挨个儿读出来。盖里却置之不理。他在忙着转笔呢，就好像在玩飞机模型的螺旋桨一样。马文没有强迫他。她说，“如果你注意听，你才可以选择生活。”

她把注意力又转向其他孩子，她又叫他们都走到黑板前听写单词。她的方法是读、写、拼三管齐下。

辛迪还沉浸在她妈妈当老师的兴奋之中，并不确定她是在玩还是真的在学习，她积极地走到黑板前。艾伦耸耸肩，好像在说“噢，可以，”于是站在那里。特瑞西挤在辛迪旁边，手里拿着一支粉笔，轻声哭起来。她说她不会。

“我爱你”，马文告诉她。“在这里你可没有理由哭哦，我们可不会抹眼泪儿的，我们要继续努力去做。人们不会因为你犯了错误而嘲笑你或者朝你嚷嚷。”

特瑞西说，她会试一下。马文觉得现在到了让盖里加入课堂的时候了。她走到他面前，扶着他的肩膀，轻声说：“我不会不管你的，我非常在乎你。来，我们一起做作业吧。”

“我才不会做什么该死的作业呢！”他甩开身说道。

“你很重要，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你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小孩，其他大人们已经忽视你很长时间了。上帝给了你一个聪明的脑袋，如果你在乎自己的话，我知道你会好好利用的。我不会放弃你的，我也不会让你放弃你自己的，如果你整天这样靠在墙上无所事事，你也会这样靠着别人一无所成。你的聪明的小脑袋就会浪费掉了。”

马文拉起他的胳膊，把它引到黑板前。他站在那里，还是一动不动。但是马文认为这是一次成功，他还没有跑回座位，或者更糟糕得跑出教室。

“好了，孩子们”，她开始说道，“我们先写一个大写 M，为什么要用大写呢？因为这是一句话的第一个单词。再写元音 e, 再写一个元音 e, 然后写辅音 t。”她一边说，一边在孩子们旁边走动，手把手地叫他们如何书写出一个单词。“现在你们已经写完 meet 这个单词了，现在空出一个写第二个单词。好的，大概一个手指宽的空格，然后写 m，元音 e, 加上句号，表示一个句子结束了。”

结束之后，马文回头看了盖里一眼，他还站在那里，手插在裤兜儿里。尽管马文希望用感情去打动学生，但是她也不会操之过急。她感觉孩子们需要，也希望纪律来进行约束。马文站在盖里旁边，用一种客观严肃的语气，她小心的控制着自己的严肃，以免让盖里以为是充满

敌意，说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让我成为一个失败的老师呢，”她说，“如果你不相配合，就给你妈妈打个电话，说‘妈妈，这个学校我得学习，科林斯太太说我不能无所事事，所以，请你接我回去吧。’”。

盖里想了一会儿，掐断一根粉笔，写下了 **Meet me**.他回到座位上，然后故意把桌子推开。马文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训他，而是问他是否碰疼自己了。一个老师这样问，盖里可没有想到。“我没事”他坐下的时候说道，语气里甚至带着些失望。

在开学第一天下午，四个学生就第一次接触到了文学，《伊索寓言》。在马文朗读之前，她也给学生们做了些准备。她说明了寓言这个单词最初源于拉丁文，并对之做出了定义，指出它和童话故事的不同。

“伊索，”她继续讲道，“是一个居住在萨摩岛上的希腊奴隶，萨摩岛属于希腊，有人说伊索是黑人，或者是有色人种。他有一个大鼻子，厚嘴唇，长得非常亲切。我们在讲述一个人的面部特征时，就是所说的看面相。”马文把面相这个单词写在黑板上，并在元音上方注明了变音符号。

“那么，伊索生活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也就是 2500 年以前。”她停下来，因为看到艾伦用手支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钟。

“我们可不应该坐在这里做白日梦”，她把他的手从脸上放下，握在自己手中，然后继续讲“尽管伊索是个奴隶，但是他很聪明。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伊索和其他奴隶站在一起，等待一位老爷的挑选。那位老爷问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一个奴隶说道，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而另外一个说，我可以做每件事情，轮到伊索，他说我什么也做不了。那位老爷就问为什么呀，伊索回答：他们两个，一个可以做任何事，一个可以做每件事，那我不是没事可做了么？”

孩子们被逗乐了。盖里也勉强笑了笑，但是当他看到马文在看他是，又马上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样子。

“那位老爷认为伊索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所以就买了伊索。不久老爷让伊索恢复自由，因为伊索的风趣和聪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文说完最后一句话沉默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好的例子，教人们如何做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在生活的年代，人们对政府非常不满，他们对那些政治家们非常失望。我们来一起尽量用新的词来描绘问题，孩子们，这样可以扩大词汇量。不满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失望。尽管人们对政府不满，他们却不敢抱怨什么。”而伊索没有抱怨，而是用他的故事来讽刺政府。他借用一些动物来比喻人的行为。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叫滑稽戏。叫什么来着？“

“滑稽戏。”辛迪答道。

”非常好。我们还有一个单词用来表示搞笑的语言或语气，这个单词就是 **sarcasm**.我们看到一个超级胖的人还在往嘴里塞蛋糕，我们就会说，‘他还真的是需要那块蛋糕啊，不是么’，这就是 **sarcasm**。我们就是在说讽刺剧。”

到孩子们可以听《青蛙求王记》的时候，他们已经零星的获取一些了词源，词汇，文学术语和希腊历史知识。这些故事本身还没有一页纸长，但是马文讲故事却要花 20 分钟。她会不时停下来解释词义，分解出前缀，提问一些同义词。她会插入一些短语的理解或者增加背景知识，把知识融到相关的学习中。

“青蛙们是找谁去要国王的？”她问道。

“宙斯，”艾伦回答，眼睛却看着地下。

“对极了，但是你可不是在和地板说话啊，是在和我说。没有人会相信那些说话不正视别人的人的。青蛙们向宙斯要国王，是因为他是希腊最重要的神。古代希腊人信奉很多神。他们有太阳神，月亮神。有爱神，战争神。我们学习希腊传说的时候也会学到所有的这些神。而宙斯就是所有神的国王。他统治着神和人类。希腊人还为宙斯建了很多漂亮的庙宇。最有名的是宙斯塑像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马文继续讲这个寓言，不时的中断然后再重新开始，问学生们问题并激发他们作出回应：“你们觉得把一根圆木给青蛙们当国王是个好主意么？那根圆木能为它们做什么呢？它能聆听青蛙的抱怨么？会给它们建议或者告诉它们该怎么做吗？不，它只能站在那里，对不对？有时，我们的政府就像是圆木，不是么？他们往往不会听我们说话，你知道有个短语是像木头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一个人很懒，就是懒惰，对不对？那么这个新单词懒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懒的意思，对不对？”

马文按照苏格拉底的方法，问一些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然后把学生们引出结论。在这个哲学家的方法中，马文又加上了她特有的激情，在教室走道里来回走动，有时拍拍孩子们的脑袋，有时摸摸他们的胳膊，提出问题，夸奖孩子们的回答，引用一些戏剧。这一课可不会以寓言的结尾而结束，该是时候讲讲道德教育了。

“孩子们，我们能从这个寓言中学到什么呢？伊索想和我们说什么呢？”教室里一片寂静。“那么，故事里的两个国王又怎么样呢？第一个是一根圆木，他做了什么，特瑞西？”

“他什么也没做，”特瑞西轻声说。

“亲爱的，你得说高一点儿。如果你不这样，我可能会爬到桌子上到天花板那么高，这样你就能练习说高声一点儿了。”

孩子们都笑了，马文也笑了。“好的，好的，让我们结束这个故事吧。那个圆木国王一事无成，然后又有一只鹤来当国王，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把青蛙吃了，”艾伦说。

“一个国王太懒，一个又太---”

“邪恶，”辛迪喊道。

“它没有做作为青蛙国王而应该做的事情，对么？”

除了盖里，大家都摇头说“是的，它没有。”

“那么青蛙们是不是该学习如何才能照顾好自己的本领呢？这个寓言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学会掌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别人来指挥。如果我们自己不为自己考虑，其他人还会么？他们会替我们思考。我们每个人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成为我们的灵魂的主人。”

从那天开始，学生们阅读和书写的都是基于这个主题，马文教育中的关键思想。不管是讲词汇，阅读，数学，文学，从埃斯库罗斯到佐拉，马文的目的都是想传达给学生为了自己而学习的理念。

学期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她已经确切了解了每个学生的水平。下午放学前，他给孩子们发下去一些数学和拼音卷子，根据每个人的水平量体裁衣出题。艾伦是第一个发现他们的家庭作业不同的人。

他瞄了一眼特瑞西的卷子，说道，“我的上面怎么没有这些题呢。为什么我的卷子和她的不一样呢？”

马文对他眯起眼睛，眉毛挑了一下说：“你长得也不和特瑞西一样，对么？你为什么会认为你的卷子要和她的一样呢？”

马文走到盖里跟前，把3张家庭作业的卷子放在他的桌子上。他拿起一张好奇的看了看。“开玩笑吧你”，他还特地加重了玩笑这个词。“你让我做双面试卷的家庭作业？”他反问道。

“双面？”马文说，声音中带着一些失望。“你妈妈给你吃晚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想要一半呢？有人要雇用你时，你会不会只干一半呢？”

盖里没有回答。孩子们收拾好东西走出教室后，马文在盖里的桌子下面发现他的家庭作业躺在地上。这个男孩还是得改变，但是马文不会强迫他。最终，经过夸奖和拥抱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会融化的。孩子们最终想要的是被人接受，感到自我的价值。一旦他们感受到这些，就会爱上学习，他们一直都会有学习的欲望。

第八章

我认为教学最主要的是让孩子们阅读。一个不会阅读的孩子不会做成什么事情的。但是孩子们不是通过渗透来学习阅读，而是必须要进行枯燥的练习，这点没有捷径。就是练习再练习，反复朗读和记忆。孩子们得学会利用读音来解开单词的奥妙所在，他们必须背诵一长串包含相同字母的单词，比如包含和 **apple** 单词中发音相同的 **a**，**Indian** 中的 **i**，**umbrella** 中的 **u**，**ostrich** 中的 **o**，**eskimo** 中的短音 **e**。

在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就学习阅读，写作，拼写 **Meet me**。在第二天，我利用相同的方法教一个新的辅音 **s**。孩子们学习发 **see** 和 **me** 单词中的元音和辅音，并且他们会在黑板上听写单词。学习了 **ee** 在有些单词中发 **e** 的音之后，学生们继续学习其他发 **e** 的字母比如 **ea**，我把这个写在黑板上，并在 **e** 上面加了一个长音符号，在不发音的字母上划上斜线。孩子们就可以朗读并且拼写 **see me eat** 了。

第三天，孩子们进一步学会了 **see me eat meat**。第四天，我教他们辅音 **h**，孩子们就会朗读和拼写 **see me heat meat**。第五天，我们进行复习，假装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发音，这样就可以引诱孩子们自己背诵出那些单词。这也是测试他们的一种非正式方式，同时又可以增强自信。孩子们会有机会展示他们会老师不会的东西。

“孩子们，我会尽力去复习这些发音，但是还是会忘记。我的老脑筋不好使了，我觉得应该是 **see-eeme ee-ate me-ate**”，对么？“

当然，孩子们会马上笑出声了。“你们意思是我说的不对喽？那么，我错在哪里了？”

“你把不发音的字母也读出来了”，他们嚷道。

“哦，是吗？”我惊奇的说道。“你们意思是我忘记了两个元音在一起，第一个...”

“第一个发音！”他们又喊道。

在开学的第二周，孩子们已经可以从单辅音学到多辅音了。我用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解释什么是多辅音：“如果妈妈要烤蛋糕，她不是只把鸡蛋，糖和面粉放在一起，她还得把它们搅拌起来，对吗？她把这些材料混合在一起才能做成蛋糕，我们也要把字母混合起来，发出一个完整的音。”

我从 **th** 这个辅音开始，给他们展示怎样把舌头加在牙齿之间来发出这个音。我们就这样练习，**thirty, thirteen, three, that, they, the** 这些单词，我还把这些单词写在黑板上，标出 **th**，下一步就是让孩子们把这节课学到的和之前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时，我在黑板上写上：**See me heat the meat**。

接着我们就学习 igh 发[ai]的音。就像教 ee 和 ea 时一样，我在 i 下面画上长音符号，在 gh 上画上划线，表示不发音。这样孩子们就能够直观的辨别出这个音，然后我又让他们都深深的叹口气。然后再 igh 前面加上 s，让孩子们发 sigh(英文里面是叹气的意思)。的音。接下来，在最后加上 t，形成单词 sight。

孩子们接着便学会了含有 igh 的很多单词：night, right, might, tight, light, fight。在之前学习的基础上，孩子们学会写 see the night light。

我告诉孩子们，现在他们可以自己读书上了。他们想要学双辅音[fl]，为了告诉他们[fl]和 f 的区别，我让孩子们读 fat 和 flat, fight 和 flight。然后我再次复习[th]这个音，孩子们把所学的单词组合在一起，读写下 see the night flight。

第三个双辅音是 br，孩子们学会了 see the bright light。之后便返回到元音[i]，比如说 mine, kite，还有 gale 中的长音[ae]。我解释说这些元音后有辅音时常读长元音，于是放在一起，孩子们又学会了 I might take a night flight。

这些课程是学习阅读的核心。孩子通过相同的方法学习了整个字母表。他们通过组合和重复学会了所有的长元音和短元音。他们也学会了从双辅音开始，又到一些词尾，比如 ble, gle, tch, nk, ng, dge 和 tion。

他们学习了所有的元音辅音发音规则和不规则读音。比如说他们知道字母 c 在 e,i,或 y 前读[s]的音，在其他情况下发[k]的音。他们知道字母 x 位于词首时发[z]的音，而在词尾发[ks]的音，而在 e 后面读[gz]或[ks]的音，就像单词 textile 和 exist。

孩子们听会了这些发音规则。就开始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但是我还是告诉她们：“这可不是幼稚的练习。这是语言的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们将要读到的莎士比亚，西塞罗和但丁都是由这样的词语组成的。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你可以学习这些词汇，成为人类的文学巨人，也可当个懒鬼度过此生。”

而想文学巨人和懒鬼这样的词汇经常会博来几声偷笑。孩子们喜欢听这些谐语。我常常会让学生们用顺口溜练习单辅音，比如说：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Betty Botter bought butter"。我会经常用到文学巨人和懒鬼这样的词汇，不久孩子们也学会用这些词了。有几次我听到辛迪和艾伦两个人相互打趣对方：“你是要成为文学巨人呢，还是懒鬼？”

一个月后，我就开始给四个孩子上 open court 系列的第二册：跨越奇迹的旅行。他们每天都会大声朗读，我会不时纠正他们的发音和理解。辛迪像我想的那样，在这本书中自如穿梭，从她三岁时，我就不时的会朗读给她听，和她玩单词游戏，学习字母的发音。她在 5 岁时就开始阅读了，但是她在 Lutheran 的老师却不鼓励她，让她有自知之名，因为像她那样的小孩没有一个会阅读的。阅读不是幼儿园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在她跳级到一年级后，辛迪仍然超过了那些看图说话的学生，而她已经对这种看图说话的方法失去兴趣了。关于辛迪，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激起她的热情。

艾伦也很快就赶上来了，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之前没有被人注意到，常常做白日梦。令人悲哀的是，那些脏兮兮的，模样又不吸引人的孩子往往会在教室里被人忽视。我得慢慢培养他养成清洁的习惯，我送他到洗手间洗脸，除掉指甲下面的脏东西，给他一些干净衣服，是帕特瑞克穿不了的裤子和短袖衫，我把他换洗的衣服拿到家里洗掉。慢慢的，他似乎更加关注保持清洁干净。一天早晨，我看到他在水龙头前洗他裤子上的污泥。

然而，特瑞西和盖里却是个问题。特瑞西不想读书。她哭了还抱怨说头疼。我以为这些读物对她太难了，但是当我给她第一册的书时，她又不待见。她和辛迪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想学习辛迪读的东西。我想让她从较高的起点开始，这样可以建立她的自尊心，而不是让她觉得落后于新的朋友。

她有多么聪明，但是让她开口朗读还是像打仗一样。她不停地说“我不会，我不会。”而我要不断的告诉她她很聪明，还给她讲《勇敢的小火车头》的故事。轮到她朗读时，我就把手靠在她的膀子上，表扬她读出的每一个单词。等特瑞西完整地读完了三四个单词之后，我就让她停下来，担心第五个单词对她太难。我可不想特瑞西受打击。在她对自己有更好的认识之前，她不应该受到失败的打击。

特瑞西爱哭哭啼啼，而盖里却容易生气。他只是扫一眼那些练习，摇摇头，把试卷扔到桌子下面。我并不把这当回事儿。第二天，我还会把昨天的卷子和当天的卷子一起递给他。5天之后，盖里意识到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摆脱不了那些试卷，也不会让我感到失落。我想让盖里和其他孩子知道，我可以掌握得了整个班级的事情。当盖里把一打试卷扔到地板上时，我觉得时机到了。

“我知道小孩经常会测试自己的极限，”我说，“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测试自己的极限，经常试着看看我能摆脱什么。你们可别想和我耍花招，糊弄不了我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可能还可以糊弄别人，因为我能想出好多小花招。我的脑袋里经常会冒出些小点子，但是这并不总是我的优点。”

我还扯开讲了一些真实的故事，我告诉他们我曾经把一把蓝莓扔到邻居家的井里，然后躲在旁边的树丛中偷笑，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拉上来一桶紫色的水之后，尖叫着跑进房子说耶稣给她显灵了。孩子们大笑起来，盖里也是。我还和他们讲我会把爸妈卧室里的钟调慢一个小时，这样我就可以多在外面玩一会儿了。我还告诉他们我读大学的时候很讨厌去做礼拜，为了躲过这一遭，我会把外套罩在睡衣外面，走到宿舍前门，趁楼管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从后面溜出去。

“可是”有一天早上楼管抓了我个正着，于是我就得乖乖地坐着做礼拜，那可是一个酷热的

早晨，而我却要把外套的扣子扣到脖子根儿，担心里面的睡衣露出来。你们看，我聪也不是那么明，对么？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常常会测试那些大人们，测试我的老师。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老师在我身上可花了不少时间。我还记得我曾经把同样的试卷交了 10 遍，而老师却没有发现。

“小学的时候，我把一些钢弹珠放在衣服兜里，老师一转身过去，我就拨动那些弹珠，发出哐当咣当的声音。我还会把一打‘好先生’牌糖果放在桌子里，事先把糖纸剥掉，这样就不会发出声音了，当老师不看我的时候，就会把那些融化了的巧克力糖分给其他小伙伴。

“现在我的课堂上不会让你们感到枯燥，让你们有时间玩那些恶作剧。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肯定会看。我也不会安排你们阅读我没有读过的书。所以不要糊弄我，在这里，没有人会强加于另外一个人。这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你们来这里是学习的，这样，你们才能在一生中做出点事情来。”

我并不期望我的演讲能够马上对盖里起作用。我知道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举动对于他来说都显得很严格。为了挽回面子，他不会承认我的所说所为能改变他对学校的看法。那个下午和平时一样，我把卷子交给他，他还是仍在地上。我让他朗读，他坐在那里不作声。于是我说道：“你有这样的权利，盖里。”

第二天照旧，但是第三天，我让他朗读时，他决定试一试。他读了开头的几个单词。可是一遇到难读的词，他把书扔到教室的另一边。

“你学走路之前肯定要摔跟头的，”我对他说，“犯错误没什么，我也犯错误。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我还要指望你们帮我纠正错误呢，我也一样会帮你们纠正错误。不过，我可没有全世界的钱来买书，你也没有权利毁坏我们的书。如果你不愿意使用的话，还有其他人愿意，你没有权利损坏可以给他们使用的书。”

他把书捡起来。当他坐下时，我站在他身后，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朗读起来。

几周过去了，盖里发现他很难保持那种敌对情绪了。不管他多少次朝我吼道“我讨厌你，我不会去做该死的作业的”，我都会这样回答他：“即使你这样朝我吼，我始终都是爱你的”。我猜这是以柔克刚。硬碰硬可能算是一种方式，但是以柔克刚却会完全不同。渐渐地盖里开始做作业了。但是他还有写态度不端正。他和其他小孩也相处得不好。

1975 年 10 月 16 日，Daniel Hale Willianms 西部预备学校又迎来了它的第五个学生，艾瑞卡·莫卡伊。从某种角度上说，正是艾瑞卡让盖里觉得自己有了垫底儿的——不是因为她做的事情，而是因为她的样子。她的身材不怎么好，是个小胖墩儿，6 岁，艾瑞卡似乎故意要毁掉自己，以及她说能看到的一切东西。

孩子们看到她站在门廊上时，她正往舔鼻涕，孩子们便放声大笑起来。对于盖里来说，这可是一个摆脱的好机会。艾瑞卡的样子给他一瞬间的自信。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过得去。如果说他不是像辛迪一样聪慧，也没有艾伦优秀，他可以确定自己比眼前的这个女孩强。他

从教室后面的位子上站起来，坐到艾伦旁边，加入他们嘲笑的行列。

“你们可能知道现在自己的样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忘记自己从哪里开始的。”马文很严肃的看了四个孩子一眼。当然，她理解他们的嘲笑——其实她也被惊呆了——但是她不允许自己笑出来。“你们中的某些人是不是忘记自己曾经的问题了？”她看着艾伦说道。“你们难道喜欢别的学校的孩子嘲笑你们吗？在这里我们不能嘲笑彼此，我们应该互帮互助。我们都是学校大家庭的成员。一个家的人总是要帮助其他人的。”

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艾瑞卡故意撞在墙上。她本来穿着漂亮的平绒套衫，白色的及膝袜，和真皮的玛丽.简牌的鞋子。她妈妈还用发带把她的头发梳的整整齐齐，但是艾瑞卡看上去却无精打采。她的袜子掉到了脚踝上，她的脚后跟都露在外面了，一边头发的发带也松掉了，而另一边被她咬在嘴巴里。

她一摇一摆地走进教室，敲着桌子，还把椅子翻到，好像被别人打扰烦了似的，或者是个反应迟钝的小孩。但医学上来说，她没有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种病症。然而，她总是感觉到她就应该那样做。

艾瑞卡.莫卡伊在过去的6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和她密西西比的奶奶度过的。夏天过去之后，她搬到芝加哥和妈妈住在一起。艾拉.莫卡伊太太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女儿。作为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她以为她了解孩子，但是她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让艾瑞卡在 Lutheran 学校读一年级会产生问题。她选择了一所教会学校，因为她对芝加哥的公立教育系统也没有信心。

每天下午，莫卡伊太太在那所教会学校接女儿回家时，都会关心的询问老师艾瑞卡在学校的情况，并且会问需不需要她在家做些什么。每天，老师们都信誓旦旦地告诉莫卡伊太太，“没有问题，挺好的。”可是，不久学校就打电话过来，那位老师要求开会讨论一下艾瑞卡的问题。

莫卡伊太太吃了一惊。新学期才开始三周。会出什么问题呢？她当晚就赶到学校。老师说：“艾瑞卡不会阅读，而且她可能永远也学不会读书。我们准备把她从一年级调出来，让她上特殊教育的课程。”

莫卡伊太太根本就没有再听到其他的话。她的女儿才5岁半，这些人就已经把她划出名单之外。莫卡伊太太回到家，非常沮丧，和艾瑞卡谈起这件事，艾瑞卡使劲儿摇头，“不，我不会。我的老师说我学不会的。”不管莫卡伊太太怎么哄她女儿，甚至讨好般的给她买冰激凌，糖果和新的玩具，艾瑞卡还是会重复那些话：“噢，不，妈妈，我的老师说我是学不会的，我就是学不会。”

莫卡伊太太因为女儿的事情，三个晚上都没睡好。星期天晚上她碰巧看到当地电视台播放的关于民办学校的节目。其中部分是展示了马文在 Daniel Hale Williams 大学的地下教室的小学校。莫卡伊太太便拨通了马文的电话。马文让她带艾瑞卡到学校来。

第二天，马文给艾瑞卡安排了一张桌子，并且告诉她，“你不要有丝毫担心。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你不久就能学会其他人知道的知识。现在他们只比你早开始一点点，因为他们在这里时间比你长。但是我会和你一起学习，不久你就可以阅读，算加减法了。”

马文开始教数学。

“什么是数学？这个希腊单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文问道。

“关于数字的技巧，”四个学生异口同声答道。盖里也第一次加入到了团队中，他的主动参与当然被注意到了。

“哦，亲爱的，盖里，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你尝试做的时候是做的多棒呀。”马文微笑着，而盖里看上去也对自己很满意。

马文在黑板上写下： $2+3=5$

“哪个数字是‘和’，孩子们？”

“5，”他们回答。

“那么2和3叫做什么呢，艾伦？”

“加数。”他回答

马文把“加数”两字写在黑板上，并标出元音。这样拼读方法就可以和任何事情——从数学到科学——结合起来了。

“加数就是被另外一个数相加的数。你必须记住‘加数’和‘和’的概念，因为标准化测试中会经常考到。那些单词可是糊弄了不少学生。如果问题是‘找出2加3的和’，那么你的答案是？”

“5，”他们答道。

“很好。”马文把数学题发了下去。

孩子们学习的是不同等级的数学。辛迪在学两位数的加法，特瑞西还在学习简单的加法。盖里和艾伦在学乘法。马文走到每个孩子跟前，单个儿教他们学习。

特瑞西还得用火柴棍帮助她计算。

“你可不该用火柴棍，小方块，圆圈或小白兔来算算术，”马文走到特瑞西的桌子旁，弯下身说道，“你看，宝贝儿，6和7不可能加成8,8只比7多一个。如果你想在6上加7，像我这样大声读：8,9,10,11,12,13。6加7就等于13。”

特瑞西把自己错误的答案擦掉。

“不，亲爱的。记住，我们会在错误的地方画上一个圈儿，然后在它的上方写上正确的答案。我们要校正这些错误，但是我们会不会擦掉。当你擦掉一个错误，你会忘记的。以后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马文抬头看看，看到艾瑞卡已经脱掉袜子，她不再咬自己的发带，而是在啃袜子了。

“这可不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应该做的事情，”马文说道。把袜子从艾瑞卡嘴里拿出来。递给她一支铅笔，马文问艾瑞卡可不可以把她的名字写在数学试卷上。艾瑞卡摇摇头，说她不会。

“不要说‘我不会’，”马文告诉她。“应该说，‘我会试一试’，如果你说‘我会试一试’，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做。”艾瑞卡抓起试卷，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我爱你，我知道你能做到的，”马文说道，又重新拿出一张纸。

“不！”艾瑞卡吼道，拿铅笔在纸上穿出一个洞。

吃午饭的时候，艾瑞卡拨开水壶的盖子，把果汁淋在自己的裙子上。又把她的三明治撕开，舔面包上的蛋黄酱，搞得满脸都是。其他小孩都笑话她，议论纷纷。

“她简直是疯子”，盖里说。

“我可不想听到任何骂人的话，”马文告诉他。“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人，你就写信告诉上帝说，‘上帝啊，你犯傻了吧。’”

突然，艾瑞卡朝这边看过来，鼻子上沾着一团蛋黄酱。“我老师说我不会读书。”

“如果你不忘掉之前老师说的，我会很生气的，”马文反驳道。在她开始给艾瑞卡开始教知识之前，她得不停地告诉艾瑞卡，“你不是一个坏女孩，你不是一个笨小孩。”对于马文和艾瑞卡，她们都不容易。

我原本估计要让艾瑞卡开始阅读，要花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长度也是其他孩子们所花的时间。一般来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初步确定语音的读法，并让孩子们在班上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艾瑞卡是我见过的最难搞定的孩子。我好像和她搭不到边儿。我对自己感染孩子的能力很自信，但是我的方法似乎对艾瑞卡不适用。我的夸奖，感染和鼓励，她似乎充耳不闻。到圣诞节的时候，她已经来学校快两个月了，但是艾瑞卡和她刚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改变。

在课堂中，她会从位子上站起来，坐到地板上，在后面乱跑。我经常得抱住她，让她安静一会儿，这样其他孩子可以朗读课文。艾瑞卡会贴着黑板走过去，把粉笔灰沾在自己后面。如果她没有在啃自己的袜子，那么就一定会啃铅笔。她把自己的课本涂满蜡笔，当我在给其他孩子们上第一本小说《小妇人》的时候，艾瑞卡吞下了课本的一角。我告诉她停下来，她停下来，说，“如果我想的话，我会的！”边说，边使劲摇脑袋。

莫卡伊太太曾经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学校有点儿捣乱。开车的时候，艾瑞卡会抓住轮子，或者把外套扔到她妈妈的头上。她去串门的时候会把人家的屋子翻得乱七八糟。有一次她把邻居老太太家盒子里的巧克力换成石头。莫卡伊太太对她女儿是束手无策，我也一样。

我感到很沮丧，不是因为艾瑞卡，而是因为我自己对她无能为力。有几个晚上，我想她不禁哭了起来。克劳伦斯安慰我，告诉我别太在意，但是我不能无动于衷。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孩

子成为失败的牺牲品。

圣诞节过去几天后，艾瑞卡跑出教室，爬上楼梯，走到教室外面。我追着她，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拉到自己跟前，我告诉她不该这样做，小孩不能随心所欲想跑就跑。她一把把我推开，吼道，“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妈妈让我这样做的。我会说‘求求你，求求你，’她就让我做我想做的啦。”

我这才意识到，我之前是多么盲目。我早就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就有一些迹象了，比如说她把书本画得五颜六色。我想起莫卡伊太太在艾瑞卡来上学的第二天就给全班带来了一罐意大利面。我还想起曾经听她说带周末会带艾瑞卡看电影或者去游乐园。难怪这些关心和夸奖不起作用呢，这个孩子对这些已经习惯了，放任自由。在那一刻，我看到艾瑞卡不仅需要被重视，还需要纪律来约束。

我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回教室，让她坐到位子上。我给大家发下去老版的加州统考的复印试卷。我会常常给学生们做老版的试卷，即使在德拉诺也是。但是我并不会花很多时间在标准化的试卷上，但是因为有这么多其他的教育机构这么重视试卷，我的学生们也得做做这样的试卷，以备他们转学或者上高中用。所以，让他们知道怎么考试时很重要的。

“我不需要任何考试来向我证明你们知道多少。我可以看到你们在这里的表现。但是我们学习如何考试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人们常常以分数高低来评判我们。”

我在通过前面的例子来指导孩子们如何考试时，听到了撕试卷的声音。艾瑞卡正把她的卷子撕成一条一条的。

“昨天，我看到一个男的给那些会撕纸的人一百万。老板也会给那些撕纸的人付高新，不是吗？你知道怎么撕纸，你就能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不是吗？”其他孩子摇头，我把艾瑞卡手里的试卷拿过来，有给她一份新试卷。“我想让你把这张卷子上的同义词勾出来，就是现在。”

“我不！”她尖叫道。

我可以看到在艾瑞卡身上有我的影子，我们同样是倔脾气。我得给她看看，我比她还要坚定。其他四个孩子都忘记他们应该做的事，看着我们。如果我不快速做点事情，我会失去威信。我看看四周，随手拿起清洁人员落下的一个真空清洁器的延长杆。我把那个管子拔下来，站在艾瑞卡面前，死盯着她的眼睛。

“如果今天你不做完试卷，我就把你干掉。”我大吼道。可是当我嘴里说出这些话时，我自己都被震惊了，而此时我也听到了孩子们的喘息声。他们全都睁大眼睛，露出怀疑的眼神。我感觉自己喉咙深处都在颤动，我的全身都在颤抖。

我不知道我是中了什么邪。我从来不会打孩子，从来不会。我的生命中也从未威胁过孩子。我不知道这种愤怒是因为艾瑞卡，还是因为我自己，我希望我会扔下棒子，继续上课，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一旦我做了，我就得挺住。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是否会被我吓住。

我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我告诉她，“每个人都说你疯了。我不相信。但是如果你不做完那张试卷，我就会知道，你是真的疯了。你会一直这样过你的生活，直到死去。”

艾瑞卡的眼睛盯着试卷，她的双手紧紧地贴在卷子上，然后她慢慢抬起右手，把铅笔推到桌子下面。她弯下身，把铅笔捡起来，用拇指和食指握住笔，快速地圈出 **throw** 和它的同义词 **pitch**，继续完成第二道题，她把 **silly** 和 **foolish** 两个同义词圈出来。

我很想笑出声。艾瑞卡其实一直都在听讲！她在乱跑，捣乱的时候，她在撕纸，咬课本的时候，看上去没有注意听，但实际上她一直在听。我站在那里，一直等她做完试卷。做完最后一道题，艾瑞卡抬起头看着我。“我达到一年级水平还是退步了？”

我对她的表现目瞪口呆。她马上就明白了我的表情。我说当然她是一年级的水平，“在这里，我们不会往过去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只会向前看。”

确认了一下，她把试卷交给我，然后把她辫子上的发带扯下来，放进嘴里。我打算下次再纠正她这个毛病，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

艾瑞卡和其他孩子一起开始阅读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她好像变了一个样。当然，她的改变不是突然的。在前几周，艾瑞卡或许已经在脑袋里学习了，她会对自己的课程和其他小孩的课程都做了笔记。她其实一直在考察我，试试我的态度，我的信任和我接受她的程度。并不是我的威胁让她改变长久以来的所作所为。而是她自己决定要改变，这个决定是要测试我能否挺过她。我尽力做了。

过了一会，艾瑞卡的积极好奇取代了之前的毫无兴趣，她不再昏昏欲睡，而是雄心勃勃，她的无理捣乱被自觉所代替。她一直都很有潜力。每个孩子都有这种潜力。老师的一个挑战就是要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但是我们没有能够推而广之的万能法，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有些孩子，比如艾伦和特瑞西，关怀和温暖能打动他们。而另一些，比如盖里，把自己的恐惧和沮丧隐藏起来，比较敌对；他们都有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艾瑞卡的行为似乎在说明，她有一些问题，没有人能接受她。通过她的行为，她提出了一个挑战：“不管我做什么，你们都会相信并接受我吗？”

我发现艾瑞卡是想取悦别人。她会做别人期待她做的事情；她会做一个人别人期待的小女孩。据他妈妈说，之前有一位老师告诉艾瑞卡她是个傻子，这正是艾瑞卡一直努力去做的。她不愿意证明那些老师是错的。我给了她完全不同的期待，艾瑞卡做出了回应。像很多研究所表明的，孩子们会做到老师要求的高度的。

虽然艾瑞卡仍然渴望得到重视，但是她现在用一种成熟的方式。艾瑞卡成了一个热心的学生，有时都热心过了头。每次我提问的时候，她的小手就马上举起来，使劲摇。“我会，科林斯太太，叫我回答，叫我回答！”当我要孩子们一周背一首诗时，艾瑞卡会背三四首。她会诗歌写在纸上，有时会重写，因为觉得不够整洁。

有一次，她开始阅读的时候，发现很有趣，谁都不能让她停下。她看书都上瘾了。如果她没

有再读《Blume》或者《laura ingalls wilder》系列时，她就在读《the fables of la fontaine》或者《The song of roland》。有一天，当我在教室里走着，问孩子们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时，艾瑞卡答道，“我喜欢苏格拉底。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我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我在夸奖她的同时，我还得跟上她的步伐了。

艾瑞卡先从学习入手，她的社交方面稍有落后。她不知道怎么和其他孩子说话，怎么融入集体，她现在的激情和她之前的捣乱一样，让同学们远离她。这并没有影响到艾瑞卡。她知道我会教她，会证明她不笨。就暂时看了，这已经足够了。

第九章

到 1976 年得 1 月份，学校开学四个月多一点，学生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这得益于大家的口碑和一家黑人报纸 *Chicago Defender* 上的报道。教学也变得更加复杂了，我在仅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跑来跑去的。和我在德拉诺的情况相反，在德拉诺，我的学生都是同一个年级，年龄也差不多，但是现在，学校有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并且他们的水平都参差不齐，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新学生都挤在教室的前面。希欧多尔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很壮，看上去像个橄榄球的阻截手。而我只有一年的时间来让他达到三年级的阅读水平，为初中的入学考试做好准备。紧挨着他的是乔治·比彻尔，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位子上无精打采的。他长着一张圆脸，今年 11 岁，走路小心翼翼的，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算不出 $5+1$ 等于几，把 *bat* 读成 *cat*，即便如此，他之前在教会学校的老师还是把他升到六年级，就是为了向上级做一个“有进步”的汇报。他在那所学校的五年几乎都是在浪费时间。他不会给老师们惹麻烦，老师们也不管他。五年的时间，他都坐在教室后面，看别的孩子上课。以前我也见过这样的情形。那些较胖的，安静的，不干净的，其貌不扬或是有缺陷的孩子往往被安排在最后一排，被大家遗忘。而脆弱的简妮特·摩尔有 6 岁了，还是不会说话。她会呆呆地坐在那里，漠不关心，对一切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她妈妈告诉我她曾经被性骚扰过。我没有和简妮特谈过这件事，直到 4 个月以后，我才让她露出笑脸。

希欧多尔，乔治和简妮特只是其他 13 个新生的一些例子。他们中没有一个孩子的阅读能力达到了和年龄相称的水平。有一些人被之前的老师或者是心理学家冠以“无可救药”，或者是“弱智”的标签，并且被推送到一些特殊学校去接受教育。他们来报到的时候都带着一大包官方通知，记录着他们的“胡作胡为”，心理和社会问题。他们被认为是异类，被排斥，没有人想要他们。我需要学生，我觉得我能帮他们。

大部分的家长对我和我的学校知之甚少。我认为他们找到我不是因为学校的教学大纲或是教育理念。他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又有空余的课桌。他们只是想试试另一次机会，在他们看来，我这里和他们之前的一些尝试可能并不会有多大不同，等到我放弃这些孩子之后，他们又会做另一个类似的尝试。

有些家长是怀着沮丧，失望的心情来找我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学校是他们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的孩子在其他学校被认定有罪，走投无路才来这里。我感觉这些家长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找到一个安放的地方，而不寄希望于我能为他们的孩子做点什么。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抛开那些所谓的报告和日积月累的记录。我的经验表明，那些报道更可能是错误的。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他们的人格被玷污，他们的智商被检查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分析——他们被画上了失败者的标记。

我对公立学校最愤恨的事情之一就是老师们巴不得把那些孩子归为心理问题类的孩子。每次，只要遇到一个难对付的孩子，就会出一个“报告”，这是他们最方便的借口。而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也是一样的“急不可耐”的给孩子们冠以标签。艾瑞卡·莫卡伊就是一个例子，而

她只是我们学校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有一位母亲告诉我她儿子所在的教会学校校长推荐他转到 Beacon 学校，这是一所专为情感遭到创伤，学习能力低下的孩子设立的学校。而那所学校的老师又告诉这位母亲：“你的儿子不应该来这里，他不属于情感受到伤害的学生。因为在那些教会学校，行为不正常的孩子往往会被归因于心理问题。”

老师，心理辅导员和社会工作者往往会对孩子们的行为有成见，从而误读孩子们的能力。那些父母离异的孩子极有可能被归为此类，而那些家庭富有的，母亲工作的，还有在加菲尔德附近的黑人孩子都是一样。当你告诉一些人这些孩子的居住地时，他们立刻就会遐想这个孩子会被虐待，被忽视，他们饿着肚子去上学，没有衣服，从未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一些老师甚至认定这些孩子什么也学不会。

过去的很多年，我都从教育界内外的人士那里听到这样的观点：给那些贫民区的小孩教莎士比亚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和教学大纲和理念作对呢？如果他们能接受，给他们教教单词什么的就可以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给人冠以标签的社会中，人们总是试图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学习能力低下”，“发育迟缓”，“行为异常”，“多动症”，这些词儿我们似乎用的太多了，对孩子们议论纷纷，直到他们行为规范为止。孩子们坐不住并不足以证明是“多动症”。可能只是因为孩子们感到厌倦了，也可能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作业，但是又害怕问问题，或者只是比较活跃而已。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宣称她教的一个男孩子有多动症，因为在晨休时，他不去睡觉。而孩子的妈妈，一位儿科护士争辩说他儿子每晚要睡 12 个小时，他只是在白天不困而已。另一位老师建议一位母亲不要给他 7 岁得儿子在早餐加糖的麦片，因为他有多动症的表现。可是当这位母亲问道有什么症状，比如他儿子学习上有问题，还是有行为问题？那位老师回答说没有，那个小孩只是太聪明了，精力太充沛了，她管不住而已。

学校的问题往往不是由孩子造成，而是应归因于师生关系。老师对孩子的评估往往是建立在这位老师自身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意味着孩子们表现优秀还是差劲取决于老师过去的经验对于他的反应，这个反应几乎和孩子自身的能力和个性毫无干系。一个孩子可能勾起老师或其他人对一些人的回忆，比如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或是关系不好的同学。

而毕竟老师也是人，他们确实不能总是像一个老师那样，他们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们被冠以标签是因为老师在沮丧的时候对一些本来正常的行为产生过激判断。有时，老师对孩子生气只是为了报复而已。老师的个性，生活态度和习惯往往使他在看待学生时带上了有色眼镜。

老师可以成就孩子，也可以毁掉孩子，他可以帮助孩子，也可以污蔑孩子。正如有的老师能激发孩子，能发现孩子的兴趣，引导他们学习，而有一些老师阻碍孩子发展，阻碍学校和他自身的发展。他们或许不是有意识的，但是一个老师应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保持敏感，即使是不假思索的一些话语，比如“你的大哥可是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或者是“你是我们的大个儿，你应该站到最后一排”都可能疏远孩子。

不管是作为教育者，还是家长，我能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的学校又有 13 个新生报到的时候，我的儿子，10 岁的帕特瑞克，和他新学校的一个老师有点问题。他的老师因为某些原因不喜欢帕特瑞克。她会把所有孩子的作文展示出来，而独独没有帕特瑞克的。她在休息时间让

他呆在教室里做测验，她会在其他同学面前批评他，好像对他视而不见。最后，其他的孩子跟着老师的判断，会在体育馆或者午餐室里对帕特指指点点。

我知道帕特瑞克在认真学习。晚上，我和他坐一起，他可以顺畅地读完乔叟写的《圣战骑士》。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这样刁难他。克拉伦斯和我都想让帕特转学，但是帕特仍然坚持，他不想中途退出，他不想让自己像个娘娘腔一样被人安慰。所以我就错误的屈服他了，让他继续呆在学校，寄希望于他能顺其自然，老师能够改变。而与此同时，帕特慢慢变得有点口吃，我只能对他说，“别着急，宝贝儿，妈咪在这里呢。”

有几个晚上，我下床之后发现帕特睡得不安稳，会磨牙，嘴里还咕咕囔囔，“不，我会做”。像我的许多学生的家长经历过的一样，我感到气愤，内疚又沮丧。而和其他家长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既然帕特这么坚决要继续留在那所学校，至少是过了年底，我又怎么能打击他呢？还有，如果我让他转学，我也不知道能把他送到哪所学校。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找遍了所有的私立小学，我认为把他拉回到我的身边是最糟糕的选择。他肯定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小孩，靠着自己的妈妈庇护。

我所做的只能是安慰他，鼓励他，每天都努力重新树立他那被打碎的自信心。全家人都给他爱，给他鼓励和支持。我很不喜欢帕特的老师，我以前从未这么讨厌过一个人。我想知道，如果他们这样对待我的孩子，还有多少小孩要深受其害，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孩子来讲，遇上好的老师就像彩票中奖。一个孩子有幸抽到一个好老师，就是一个阶段成功的开始。但是不能保证，他来年也能遇到这样的老师，继续引导他。

我对那些老师评语的态度让我不去依赖任何一个人来判断孩子的能力。我也不相信学习能力测试结果。有些孩子在接受测试时会感到困惑，被误导，不能发挥自己。帕特瑞特就是这样的孩子。有时候，孩子们会担心自己考不好，辜负父母的期望，比不上自己的哥哥或姐姐，他们在考试时头脑一片空白。

我认为那些心理测试根本不能对孩子下正确的结论，尤其是那些结果往往依赖于一些解读规则。比如说，我的一个学生，7岁大的女孩，曾参加了一次心理状态测试，根据她的选择，测试要求她画一幅画，她画了一个公园里的情景——一轮金黄的太阳，两朵蓝色的云，一片绿色的草地，一颗棕绿相间的大树，三朵花之间还有一个小孩向垃圾桶里扔一些东西。根据一位心理医生的评估，“垃圾可能暗示之前关注的事情被放弃了。”然而另一个心理学却认为这可能暗示之前关注干净整洁。家长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由于帕特瑞克和他的老师之间的问题，学校的心理工作这么让他参加一系列的测验，其中一项是画一个人。因为他先开始画脚，心理老师就判定帕特瑞克有问题。但是，我认为这非常自然，因为帕特有一双大脚，他的哥哥艾瑞克也是大脚，我的脚也很大。

因为我知道一个专家对孩子的评判是站不住脚的，我拒绝把任何一个孩子看作是“无可救药”的。我不知道我的新学生是否被诊断为能力低下。可能有一些是这样，但是我绝不会像他们那样来教这样的孩子。我不会因此降低我对他们的期望值。我很明白，通过某种方式，在某些时候，我能走近每个孩子。

和我多年所教的孩子一样，我的 13 个新学生感觉生活毫无价值，有不安全感。不管他们各自的问题有多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感到自己是个失败者。我知道，我得注入一些新的，积极的信息。像我教以前的孩子一样，我必须让他们思考积极地方面。

而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些新学生现在不止有我来鼓励他们，还有 5 个老学生的积极支持。现在他们已经熟悉艾默生。他们知道所有相信自己的谚语和警句。他们是新来者的先锋。

以前，只有我一个人说“我不会让你们失败的”，现在，这句话变成了“我们不会让你失败的，我们就在这里帮助你”。

我转过身面向着辛迪，特瑞西，艾瑞卡，盖里和艾伦，我问他们，“以前你们是什么样儿的呢？”

“不明白，不理解知识”，他们回答。

“那么现在你们必须做什么呢，你们必须帮助谁？”

“帮助其他小孩”，他们喊道。

学习需要集体的努力。学校中的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员。像其他任何集体一样，只有学校中每个人一起努力才会有起色。这是我第一次同时教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孩子。除了因材施教的方法，没有其他方法能让一个 12 岁的孩子和六、七岁的孩子们自在的坐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每个孩子都渴望被爱，被需要的感觉。每个孩子都需要归属感。多数孩子仍然受之前学校被排斥和侮辱的影响。我们班级必须是一个支持团队，互相帮助，彼此赞赏，就像在减肥互助协会，或者戒酒互助协会中让新队员融入集体一样。我不想任何一个孩子感到孤单。因此，我努力把这种年龄差异从歧视变成优势，营造出相互帮助的气氛。

第十章

到 1976 年 2 月，也就是新学生入学一个月后，十三个新生都开始阅读了。有些读的比其他
人好一些，但是他们都掌握了 phonics 方法的基础。我原以为如果再让我回到从前，再给新
生教“发音组成单词，单词表达思想”的课程，我可能受不了。但是我做到了，我还会继续
这样教每一个新生，从反复操练，朗诵顺口溜，背诵元音辅音儿歌开始。我也很厌倦这些重
复工作，但是我从不让自己表现出来。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演员。在我第一
次授课的时候，我总是努力让自己充满生机，精力充沛。

“我不是什么传奇人物”，我会告诉学生，“我只是工作努力认真而已。我的脚疼得要死，我
的喉咙因为讲话太多也受到损伤，当你们在晚上进入梦乡的时候，我还在备课。”

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得根据他的需要来授课。这是我能够有效地走近这一群参差不齐的孩子的
唯一方法。我会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的鞋码都不一样，对么？当我们去看医生时，医
生也不会开相同的药，对么？”如果一个孩子搞不清同音词，比如 to 和 too，那么次日早晨，
就会有一张相应的练习放在桌子上。如果一个小孩算不清元、角、分，那么，他会得到另外
一张练习。没有一堂课可以被事先准备好，因为，我永远不会知道每天会有什么样的需求，
又会有什么样的缺点暴露出来。

孩子们的阅读能力从 phonics 方法开始培养。一旦孩子们掌握发音和划分音节，他们进步就
非常快。一个一年级小孩如果能受到 Phonics 的精讲，他在 4 到 5 个月内就可以朗读 4 个音
节的单词了。研究表明，用 phonics 方法，一个一年级学生可以在年底学会朗读 24,000 个单
词，而那些用看图说话法学习的孩子，到四年级才能掌握 1500 个单词。看图说话法并不涵
盖一些很常见的单词，比如说 boil, brain, copy, pain, pity, pray, pride, puff, roor, spare, stir, sum,
tax, thirty, twelve, vote。而通过 phoics 方法，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可以在几个礼拜后就能阅读
这些单词。

Phonics 法能让孩子分解每个单词，使之有更好的理解。当一个孩子能够理解一系列的口语
发音和书本语言时，他会为了理解而阅读。在看图说话法中，孩子的理解力发展受到压制，
因为孩子们要去猜测词意，他们得忙着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出单词，孩子们就不能集中精力理
解句意。看图说话法倾向于替代单词或者意思，孩子们依赖于记忆和上下文暗示来认识所有
的单词，他们就更容易读错单词，替换错单词。一个关于高中生（包括那些通过大学入学考
试的学生）误用单词的研究表明，学生们会把 sollomon 读成 salami，把 delicacy 读成
delinquency，把 hurricane 读成 hammer，把 groceryman 读成 clergyman，把 inert 读成 inherent，
把 imbecility 读成 implicitly。这项研究总共记录出学生们所犯的 100,000 个类似的别字错误，
而受试者是从一年级到大学水平的学生。

我的学生一学会单词发音，他们就开始学习同音异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和拼写。每教一个
新元音，他们就会放到单词中使用，利用这个元音拼写来组成新的单词。比如，对于发[ei]
的字母或字母组合，他们会完成这些单词__t(一个数字)，__t（我们处理食物的方法），h__
（我们用来喂马的东西），f__t（我们会在上面走），th__（一个复数代词），pl__n（并不出
众的意思），str__t（没有弯曲的线）。

不久，孩子们就会通过 phonic 拼写法解读不同的单词。有些单词对于一些学生来说看上去就像外语，但对我的学生来说再清楚不过了。他们知道[-noi]是 annoy, [a-myooz]是 amuse 的意思, [kak]是 cake, [frit]是 fright, [fre-kwant]是 frequent, [i-ra-ser]是 eraser, [myoo-zik]是 music, [ik-splo-zhen]是 explosion。我会保持读、写齐头并进。我的学生也不会想得很多，写得却很少。

那些批判 phonics 方法的观点说，这不能很好地教小孩阅读，因为在英语中有太多不规则发音和拼写。比如长音，有三十多种拼读，包括 tidal 中的 a, sicken 中的 e, charity 中的 i, come 中的 o, typhus 中的 u, vacation 中的 ion, sickle 中的 le, prism 中的 m。

我会把这些不规则词汇在具有代表性的单词中标记出来。当我在教一个发音时，我会把发这个音的所有字母和字母组合提出了。为了教发[z]的音的字母及组合，我用到了 music, zebra, has, treasure 这些单词。而发[f]的三种字母组合，我会用 fight, phone 和 cough 一起教。但字母组合 ck 和 ch 都发[k]的音时，比如在 tack 和 ache 中，我也会放在一起讲。而像 surgar, tuituion, permission, special 和 ocean 这些单词也会和 ship, shall 和 shelf 一起讲，还会和法语 challis 和 charlatan 里的[ch]音一样。而发轻音[ch]的 chime 和 cheese 是分开来教的。

为了让孩子们练习分辨不同音节，我编了一些儿歌让他们按着节奏大声背诵，在每一句末尾，拍手两次：

Change and chord, change and chord
change says cheh and chord says ck
chin and chagrin, chin and chagrin
chin says chuh and chagrin says sh

go and edge, go and edge
the vowel signal e changes g to j
beg and geige, gap and revenge
cap and rice or can and nice
the vowel signal e changes c to s
sweater and pleasure, sweater and pleasure
the vowel ea now says eh
sit and site, sit and site
the vowel signal e hits the vowel before it
and makes it say its name, and makes it say its name
bread and knead, bread and knead
bread says eh and knead says e
accumulate and quotient, accumulate and quoeient
accumulate says q and quotient says kw

元音和辅音发音规则有 180 个，我们不断地反复操练，温习。而且我们会坚持好几年，甚至是在孩子们已经可以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时候，phonics 温习方法也能让他们的拼

写能力跟上阅读能力的提高。

我从年龄最大的两个孩子希欧多尔和乔治开始着手，进入六年级阅读课程。激发孩子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自由发挥。这两个男孩的水平大概适合三四年级的阅读教材，但是如果让他们和小一点的孩子做一样的功课，他们是没有动力的。

辛迪，艾瑞卡，艾伦和盖里在期中考试的时候已经在读三年级的课本了，特瑞西也一样。我曾经给她单独在课余时间看补课，直到她和辛迪的水平持平。在班上，我继续监督她阅读，我会在几个句子之后让她停下来以免出错。几个月过后，特瑞西也感觉到了我这种谨慎的做法。有一天，当我再次打断她的时候，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我说，“拜托，科林斯太太，我可以再试一次吗，我能再多读一些句子么？”我感到很吃惊，她不再只是想取悦我，她终于找到了自信，找到了自己的优点。我继续让她高声朗读。当她读到段落末尾，教室里的其他学生，在辛迪和艾伦的带头下，响起了掌声。班级的支持找回了特瑞西的自信。从那天开始，她终于不再害羞，找到自信了。

与此同时，简妮特和其他的一些新生在上二年级的教材。一旦他们学会读这些教材，我就直接给他们跳级到高级别的阅读教材。作为一种激励技巧，我经常告诉孩子们各自教材的阅读水平。如果他们读得很好，我会说他们不必读完这本书，可以直接读三年级，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课本了。小一点的孩子往往希望像大一点的孩子一样。而对大一点的孩子，他们的动力就是要有更高的水平，这样他们才能为学弟学妹们树立榜样。但是，在这里，却没有竞争的气氛。

通过爱护、接触每一个孩子并和他们交谈，我希望能营造一种相互关心，彼此照顾的气氛。当有同学能够高声背诵或朗读时，他们会为彼此鼓掌，有时他们也为我为鼓掌。当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升到更高的年级，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会祝贺他。他们为班级成绩而感到骄傲。比如说艾伦，她在五月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读者了，我感觉他可以阅读六年级的水平了。而希欧多尔和乔治也像个大哥一样爱护着他。

我们会一起分享每个人的成功。没有人会嘲笑或者起哄他人的缺点。只要谁敢尝试，马上就有人用《老水手之歌》里面的一句话：一个人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都是上帝用爱所造。如果有学生想对同学指指点点，我会立刻告诉他，“如果上帝把你带到我这里，我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每两周，孩子们都要汇报一本他们在课余时间读的书。马文已经积攒着一堆书了，有些是捐来的，有些是从慈善书店和二手书店淘来的。这堆书就是一个大杂烩，有经典作家的作品，也有流行儿童故事。其中有有福斯特（英国著名作家，作品多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萨默赛特·毛姆（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戏剧家，曾拥有一段长达三十年的同性恋情，年轻时弃医从文，最知名、最畅销的小说是带有自传色彩的《人性的枷锁 / Of Human Bondage》），和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作品《我弥留之际》获诺贝尔文学奖，要“成立一个基金以支持鼓励文学新人”，最后建立了国际笔会 / 福克纳小说奖），还有朱迪·布鲁姆（美国儿童作家），罗尔德·达尔（挪威籍的英国杰出儿童文学作家，著名的作品有：查理与巧克力工厂、詹姆斯与大仙桃、玛蒂尔达、女巫、吹梦巨人），和舍尔·斯尔福斯坦（二十世纪美国文艺界令人印象

最为深刻的鬼才之一，擅长写诗和作画，曾在《花花公子》供职 20 年，作品涵盖诗歌，喜剧，漫画等等）。

在每个月的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五，马文会为每个孩子选择一本书，发给他们《傲慢与偏见》，《欧·亨利》，《神秘岛》，《Spring is here》，《tales of a forth grade nothing》（因为没有查阅到中文名，不敢妄加翻译），《蝇王》，《1984》，《厄舍古屋的倒塌》以及其他一些书。看上去马文会把这些书随便派发给孩子们，然而，她有原则，那就是年龄越大的孩子，即使他的阅读水平不够高，发给他的书难度也会越大。孩子们以前已经习惯失败，他们不知道是否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她把书架上最厚的一本书《莫比·迪克》发给 12 岁希欧多尔，虽然他只有三年级的阅读水平。

“嗨，科林斯太太，我拿错书了。”

“不，宝贝，我给的是对的，是莫比·迪克的《白鲸》。”

“但是有这么多页，而且全部是文字，没有图片，这是给那些大小孩看的书。”

“我认为你已经是大小孩了。”

“不，在之前的学校，我总是读一些简单的书而已。”

“恩，在这所学校，我们不会给你一样的年轻人那些简单的书。我们对你的期待和对小孩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试试读这本书，你不必理解其中所有的文字，但是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这只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单词组成的，而单词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声音，”希欧多尔咧嘴笑道。

“对啦。你要你能记住声音，知道如何使用词典，你就能做好。”

在那天放学时，希欧多尔紧紧的抱着《白鲸》，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书名和它的厚度。马文想让他炫耀一下。其实她在意的，只是希望他能在两周之后告诉她这是一本关于一条大鱼的书。但实际上，他还告诉她，这里面描述了一条巨大的、白色的食人鲸鱼。

通过《阅读攻略》，和午餐后的 45 分钟阅读时间，马文激起了学生们读书的兴趣，接触到了各个领域，各种故事，主题和作家。每个孩子都会阅读一章或者一篇从《世界文学文摘》中提到的书籍，小故事，一些诗歌或者是地图。只有在他们阅读的时候教室里才安静下来。等他们读完后，孩子们会告诉彼此他们所阅读的文章。

他们读的时候，马文也和他们一起阅读，并鼓励他们试着读其他作家的书。她用那些最好的书籍充实着书架，比如说奥维德的《变形记》（不要被卡在那些长单词上面；这本书只是希腊传说而已，她这样鼓励孩子们），还有《奥德赛》，居伊-德-莫泊桑的故事，希腊戏剧，《老实人》和《罪与罚》。马文知道孩子们在多年后还会再读这些书，使之成为他们终生的良师益友。

安静的读完后，马文会第一个告诉他们她读到了什么。她会带点戏剧性的讲这个故事，有时会加进去一些生动的因素。当她在解释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作者）如何认真地用步伐丈量他家到当铺老板家的距离，为犯罪做准备时，科林斯会在讲台上迈开步子。

“《罪与罚》是一本心理学小说，”她说。“心理学就是研究为什么人会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行为，心理学起源于希腊单词 *psyche*，意思就是人类的灵魂或者思想。现在这部小说是一个犯罪的故事，没有人可以确信陀斯妥耶夫斯基杀了那个老太和她的姐妹，但是他本

人觉得他们知道，所以他逃走了。如果你做了错事，你的罪恶感会让你认为每个人都知道是你干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很穷，也很不幸，他没有很多朋友。孩子们，难道这可以成为他有坏想法和杀人的借口吗？”

还有一次，她戏剧化的表现出《老实人》里主角的痛苦，她告诉孩子们，老实人是如何被驱逐出 Baron 城堡，被保加利亚人逮捕，拷打，又遭遇船舶失事，地震，被鞭打，——这些都是前几章讲的。她还给学生讲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指出一颗慷慨的心总是会有回报的。而相反，对于《蝇王》中阴暗的场面，她只是大概的说了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们不关心伙伴会有什么后果。所有的小孩都喜欢毫无拘束。你们都认为这是很理想的，而且不需要大人们来告诉你们去做什么。但是，我们需要约束；我们都需要秩序和纪律。没有它们，我们会被摧毁，社会将会一团糟。”

当马文结束她的阅读总结，一些孩子总会马上说，“噢，下一次能轮到我读么？”，然后他的同学会跟着问，“我能跟在你后面么？”

她的介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有时她还会给孩子们讲歌剧后的故事，比如《La Boheme》，或者《费加罗的婚礼》，或者芭蕾舞剧《吉赛尔》，《胡桃夹子》，《彼得洛西卡》（俄罗斯诙谐舞曲）。她坚信，要对年轻人进行良好的教育，需要全面了解文化。不然，那些来自城市贫民区的孩子们怎么能了解歌剧或者芭蕾呢？

马文从一个学生走到另一个学生，询问他们那天读了什么。正是在某个这样的课后口语练习时间，超重的，11岁大的乔治·比彻尔变得开朗起来。乔治在之前的那所学校一直被忽略，他来到这里后觉得要打破他不参与课堂讨论的习惯非常难。马文鼓励但是不强迫他。当孩子们准备好时，他们就会自己站出来的。她问他读了什么，突然之间，他便

“我读了一部分约翰·斯坦贝克写的《珍珠》，”他低声说道。孩子们必须在他们讲述其他内容之前说出书名和作者。

“说高一点儿，亲爱的，”马文告诉他。“不要让别人淹没你的力量，否则你一直都会是小人物。”

“里面有个男的叫 Kino，”他继续说，“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珍珠。他很穷，后来他发现了这颗珍珠，每个人都和他做朋友。以前不给他的宝宝看病的医生，也主动上门看他的小孩，并成为了 Kino 的朋友。”

“为什么以前那个医生不照顾小宝宝呢？”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医生只想照顾有钱人家的小宝宝，”乔治说道，并因同学的兴趣和自己的自信而感到高兴。“有钱人可以给他钱，穷人只能给他鱼。”

“是的，我知道有一位女士生病了，但是医生不想照顾她，就是因为她是归公共医疗管，”希欧多尔附和道。

“所有的人总是把穷人推来推去的，”艾伦说。

“在你穷的时候，房东会关掉暖气，他才不在乎你会不会受冻，”盖里接着说。

“让我们不要再抱怨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了，”马文告诉他们，“抱怨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多学知识，这样你才能成为医生，律师，政治家，思想家。那时你就能自己改变现实了。”

“啊，政治家们也改变不了现实，”辛迪说道。“他们年年都是去野营，遛狗，他们什么事也不做。”

“那么，你就应该成为其中之一，再回到像加菲尔德一样的地方，有所建树，”马文回答道，“现在，乔治，继续讲你的故事吧。”

“恩，刚开始，人们都假装他们是 Kino 的好朋友，但是这都是假的，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是那颗珍珠。然后又有一些人晚上偷偷溜到 Kino 房间附近，寻找珍珠，Kino 不得不和他们打架，于是 Kino 的妻子认为那颗珍珠不好。”

“我的甜心，你认为斯坦贝克想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什么呢？”马文问他。

“人们总是想要钱，想富有，想得到别人的值钱的东西。”

“很好，很好。斯坦贝克还说了什么？他还表明拥有那些值钱的东西并不能让我们幸福。”

“不，当你拥有一些好东西时，也可能变成祸害。就像你经常和我们说的，科林斯太太，生活并不是完美的。”

乔治的剖析为他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从那以后，他成了班上爱发言的学生，不断地举手希望让他发言。他像伙伴一样跟在马文后面，告诉她他最近读的书。有一天，他跟得很近，以至于当他描述亚瑟王（5 世纪英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和《圆桌骑士》的时候，马文吓了一跳。马文笑了，拥抱着他。而仅仅几个月前，如果他跟在某个人后面，他可绝对不是要讨论一本书。

有的时候，孩子们学习没有一点问题。然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不能真正地走进他们内心。我竭尽所能，让我的学生们能有所不同，我努力让他们和街上流浪的小混混们能区别开来。但是，他们似乎很容易又退回原点。

盖里一遇到看上去比较难的事情，就喜欢撅起嘴，陷入失败者的态度中去。特瑞西·沙克林忘记的好像比记住的快。她做功课很努力，但是我还是花了将近 4 个月的时间教会她 30-27 的减法。艾伦不时的会臭烘烘的来到教室，别人都不愿意坐在她旁边。艾瑞卡的功课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是缺乏社交技巧。她还是拖拉着鞋子，鼻涕流下来也不管，还对其他孩子大吼大叫，在任何一次讨论中都想抢风头。

我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些孩子以前的样子，他们实际上已经迈出一大步了，我也无法估量他们在一天天从小小的成就中取得的进步，盖里现在会把作业带回家，并在第二天交上来，

特瑞西也能够充满激情地朗读课文了。然而，我还需要更多。因为我创办的这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还没有官方证书（伊利诺伊州不要求私立学校登记或取得州认证），我就需要用传统的方式来证明我的学生在努力学习，这种方式就是分数。如果我在德拉诺的经验能教给我一些东西，那么这就是我非常怀疑孩子们的所取得的成绩能够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当然，到底什么样的测试能衡量出他们的态度，优势，和生活观念改变了呢？

快到 5 月底的时候，我带领孩子们模拟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和爱荷华成绩测验，就像那些年龄稍大的孩子们准备高考一样。为了确定我的孩子们知道如何读准题意，我看了一下测试题的题干中所用到的单词，比如 **integer**（整数），**inversion**（倒数），**transformation**（变形），**obtuse angle**（钝角），**acute angle**（锐角）。我还浏览了一些符号，比如大于号，小于号，平行符号，等于号，不等号，约等于号等等。我知道孩子们知道这些含义，我知道他们不会因为读不懂题意而卡住的。

当正式测试那天到来时，我选择了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首先我再次告诉孩子们，这个测试不是要表明谁更聪明。这只是我用来找到哪些地方应该多加重视的工具而已。当结果出来之后，我非常高兴。

我并不期待出现奇迹，只是踏实的进步，实际上，有很多进步。即使是一月份进校的孩子们这几个月在阅读和数学理解方面有持续的进步。乔治·比彻尔，以前只有 3 级水平，进校的时候是 3.5，现在进到了 4.2。特瑞西和艾瑞卡也是收获颇丰。在九月份的时候，他们两个还连一个单词都不会读呢。到了第一学年末，7 岁的特瑞西得分是 3.7，而一年级的艾瑞卡得了 4.2。然而，最大的惊喜，还是 8 岁的艾伦，她达到了 7 级水平。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年。他们在这个只有一间教室里收获的东西是他们在其他学校没有得到的，尽管那些学校有大量财政拨款，有良好的资源，有各种各样的音响、教具设备。取得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学校的态度改变了。

在学期最后一天，孩子们赖在教室里不走。

“怎么了，什么意思？”我笑道。“你们难道不知道大人总以为小孩因为假期而兴奋吗？你们应该因为不需上学而高兴啊，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不！”他们拖着声音说道。

“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哦，上帝，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开玩笑说，并假装很沮丧的样子摆着自己的手。“我爱你们所有的人，但是我得休息一下了。一年中我都得辛勤工作，你们也应该休息了。但是记住，只是学期末休息，不是要懈怠于什么？”

“学习！”他们说道。

“那么，你们在暑假将会做什么呢？”

“读十本书。”

“可是我得读二十本书，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选择哪十本书，在这个学校，你们永远不能怎样？”

“你们永远糊弄不了科林斯太太。”他们又纷纷说道。

原文地址：MarvaCollins'way 中英文对照（十一）byEggshell（Simba）作者：Eggshell
（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a340d20100ql9i.html，未完待续）

第十一章

到年底的时候，我打算把学校搬出 Daniel Hale Williams 大学。非常感谢他们提供的免费教学条件，但是我想独立出来。大学和政治牵扯得太多，把学校从那种环境分离出来是最好的。那些曾经帮助我组织过学校的妇女们也全权允许我管理学校。她们告诉我可以带走学生，一些书籍和设备，甚至是学校名称。

当我告诉克劳伦斯这个想法时，他并没有说我疯狂，虽然开办我自己的学校确实是个很狂热的想法。晚上我会和他讨论如何解决学校的运营资金和办学场地以及办学目的。考虑几周之后，我把这些想法陆续写在纸上。首先，我把校名缩短为“Westside Preparatory School”，并把学校并入非盈利组织，这样可以免税。然后克拉伦斯和我就开始寻找场地。我们走遍了加菲尔德，想寻找一个用来照顾小孩或者教堂之类的地方，然而每到一处都不能满意。不是房租太高了，就是人们不喜欢我的学生。他们对这些孩子有成见，总认为他们是喜欢捣乱，偷鸡摸狗或者搞破坏什么的。

到了 7 月中旬，我已竭尽全力。最终决定用我自己的房子——空闲的二楼的房间作为教室。克拉伦斯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把橱柜和水管拉出来，清理了水槽，搬走了火炉，冰箱，把墙推倒又建了新的，安装好照明电路。每天，他都敲敲打打到很晚，周末也干一整天。到暑假快结束时，我有了自己的学校——由一间老套的厨房改造，紧邻我自己的家。

作为创办学校的启动资金，我从自己在德拉诺辞职后得到的补偿金中拿出 5000 美元。然而，用于建材和为了合并学校而花的律师代理费就花去了大部分的钱。我已经没有剩余的钱来购买桌子、黑板和教材了。

但是，如果说在我开始办学校的时候胜算的几率并不大，那么，我也很幸运地得到了上帝的恩赐。在 8 月底的时候，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有个郊区学校正想处理一批课桌和黑板。他的家具连锁店正是为当地校董会服务的，他买了其中一些桌子和黑板，还有一台复印机，一个录音机，和一堆儿童百科全书。他用连锁店的送货卡车把这些东西送到我这里。有了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和前些年积攒的书，西区预备学校已经整装待发了。

我又用自己家里开销的预算，买了 15 张桌子。然后我开始写倡议信，发给周围的银行，商户，告诉它们学校的情况和办学目的——帮助加菲尔德的孩子自立，并做出一番成绩。我向它们询问能够给的一切支持——不是资金方面的，而是一些办公支持，比如一台老的打字机，或者一个冷却器。然而收到的回复寥寥无几，只有一打旧纸，大部分来自库克县城的遗嘱认证与遗产管理法庭。

我用这些纸来油印出数学题，读物列表，单词解释，phonics 练习和小故事。然而，没有得到公众的实际支持还是让我很失望。从那时开始，不管我做什么，我都得靠自己，靠学校，我一定能做到，咱们走着瞧！

在 9 月 1 日开学那天，有 18 个学生报到。特瑞西，艾瑞卡，乔治和希欧多尔都回来了，还有之前在校的大部分学生。当然也包括我的女儿辛迪。艾伦没有来，他的父亲拒绝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一所在家庭学校。简妮特搬到城市的另外一个区，还有另外一个女孩，9 岁的帕特

瑞卡·华盛顿也搬走了，她家的新房子很漂亮，学校也更大，也更丰富，但是她打电话告诉我，“在那所学校，人们从来不会拥抱和抚摸彼此。”

有 3 个新生代代替坐在他们的位子上。一个是 11 岁的劳拉·布朗，他的单词写得“龙飞凤舞”的。还有一个学前班的孩子，4 岁的克莱文·格拉汉姆。第三个新生就是我的儿子帕特瑞克。

我开始感觉到帕特需要有人来对他提出更多挑战，来激发他心底的火花。其实最近他在那所进阶私立学校做得已经够好了，但是我很清楚，如果对他的教育目标能更清楚的话，他就更能挖掘出自己的潜力。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从进阶教育中受益。有些孩子比其他人更需要别人的指引和激发。有些孩子能够自我激发，他们有足够的雄心壮志和动力，这样的孩子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也能做得很好。然而对那些没有足够动力的孩子，自由可能会使他们对自己的目标设定过低。

过去的这些年中，我慢慢地感觉到危害当代教育的问题，是由于过分强调进阶教育方法造成的。我们努力追求约翰·杜威关于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项目为中心的教育方式，学校牺牲了过多的主题课程，更重视怎么教学生，而不是给学生教什么。在 1960s 末和 1970s，社会上越来越崇拜流行心理学，许多刚刚踏入教育事业的年轻人会这样想：“只要我能和孩子建立关系，她会不会拼写单词又有什么意义呢？”

杜威的哲学被误解，夸大了，往往成为不给孩子们教授基础知识的理论支持。当家长们和校董会对老师和学校不教基础知识提出质疑时，管理者们和教育理论家们就开始辩护，宣称所谓的“人性化”教育比知识更重要。

但问题在于一些学校不能在进阶教育和传统教育之间寻求到平衡点。人们误认为二者只能取其一，不能共存。但是，在你教学生们传统基础知识的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他们的感受 and 态度。更进一步说，为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怀疑精神，而抛弃所有的知识教育和反复背诵，这是错误的观点。记忆是教授某些知识，比如 phonics, 语法，拼写和乘法表的唯一方法。

当前的教育有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传统的记忆方法因为显得老套，而遭到了武断的拒绝。而事实上，一个老师可以将进阶教育法和传统方法融合，使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作为一个老师没有理由不对孩子的需要保持一颗敏感的心，而同时还要能教孩子们课程和技能。西区预备学校始终保持这样的一个兼备的原则。

学校定的作息表是九点钟开始上课。然而只有第一天是照着实施的。从第二天开始，第一个学生到校后就开始上课了，大概七点半就开始了。第一个到的孩子会和家里人在我的厨房里一起，我就开始复习他相对比较弱的一门课。在我收拾桌子，梳洗的时候，他可以稍作休息，喝杯果汁或者吃点培根、煎饼。等我做完早晨的家务活儿，就开始做数学练习，解决阅读问题，或者讨论一下字母发音。比如 cake 中 a 的发音，boat 中 o 的发音，light 中 i 的发音。我奔走在厨房，洗手间和卧室之间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孩子们在吃早餐的空闲中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上楼，在黑板上写下单词，当然也会标出变音符号。我先浏览一遍他的家庭作业，以便知道他是否可以开始新的课程。

每天我都会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但是量不多。一个孩子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30 道数学题。5 到 10 个问题已经足以了解他的掌握程度。我的家庭作业不多，而是更注重当堂解决。

我会在确定孩子能够独立完成时，才给他布置家庭作业。我也不想和家长寻求帮助。家庭作业是为了孩子们而布置的，不是为家长布置的。

当我看到孩子们放学后不带家庭作业回家，我一般会说：“除非你是个天才，或者你有个富翁老爸，否则，你可不能把书丢在这里，不做作业。”

我从来不会因为一个孩子不交作业而惩罚或训斥他，我只是通过不给他们评估卡（上面有我的评语）来提醒他们。这是教学的又一种方法，像在成人世界里一样，回报是建立在绩效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你不工作，老板就不会给你佣金，”我提醒他们。“没有人会给无所事事的人挣钱的。还记得 kahlil Gibran 说的吗？他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你们的工作就是上学。我可不想听到什么‘小狗把我的作业吃了’，或者‘我的弟弟把我的报告撕了’，我们不能总是为没有做的事情找借口。”

在西区预备学校，没人可以逃避学习。即使是在卫生间的墙上也贴着 phonics 图表。马文的教室井井有条，让人感觉温馨，友好。30 张桌子挤在一起，翻破了一些精装书和简装书堆在角落的搁板上和一个旧书架上。

和其他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一样，这里同时会进行不同的活动。在数学课上，有些孩子做加减法，有些做乘法，还有些做长除法，或者分数计算。马文在教室走廊里来回走动，在孩子们的身后辅导他们。她不会等孩子们问到时才帮助他们。她总会及时赶到，因为她知道孩子们往往不想走很长的距离到教室前，宣称他们不理解。有些困惑的孩子们往往坐在自己位子上，忘记要解决问题，直到他落后很多时，他就会完全放弃了。

“6 乘以 5 不是 11，”马文指出一个女孩的错误，“孩子，记着你是要把 6 个 5 加起来。如果你不会乘法，我们可能会把你所有的钱都骗过来呢。”

她抬起头扫一眼教室，发现另一个女孩在嚼泡泡糖。

“把泡泡糖从你口中拿出来，孩子，”她严肃地说。然后又和蔼地说，“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可别沾在你的小手上。”

在走到劳拉·布朗的桌子前时，她停下来，捡起了乔治旁边零落的纸片，然后交给他，“我想我们得给你找个秘书了，”她开玩笑说，“因为你似乎不会收拾自己的东西。”摸摸他的头，马文走到劳拉跟前，她把所有的字母写在一起，像一锅大杂烩一样，而且还把 2,4, 9 写反了。

“小甜心，难道之前没人告诉过你不能再纸的边上写字吗？你应该从红线的右边开始，像这样。”她拿起劳拉的笔，在纸上写下劳拉的名字。“你看，我们应该把字母和数字工整地写在纸上。我们不应该写得到处都是。”

再次抬起头时，她看到克莱文正咬着自己的食指。“宝贝儿，把手指从口中拿出来，你现在是个大男孩了。”

当她转过身背向劳拉时，突然啪的一声。盖里正在推着前面的桌子，“你真是做了一件好事，把桌子推前了，”马文说道，“你妈妈今早叫你起床来学校就是为了推桌子的，是不是？你在推桌子方面确实干得不错，不是吗？”

没有什么事情能逃过她的眼睛，她能感觉到任何事情，但是却不会分散她的注意力，马文能解决得了所有的这些问题。她会让一个女孩不要上课期间梳头，也会告诉男孩子们把上衣掖好，或者告诉他们去擤鼻涕，但是这些杂事却不会分散她本来的注意力。这期间马文一直把手搭在劳拉的肩膀上，好像在告诉她老师还在她身边。

阅读课上孩子们分成小组。当马文在和其中一组讨论，指出他们应该注意的单词，介绍故事背景时，其他组的学生就专心做阅读理解，主题作文，在百科全书中查询作者或某个主题，造句和比拟（比如图画是为了夸张，正如事实往往会被夸大）。

有一天早晨上阅读课时，盖里宣称，“我做完了。”然后合上书本，本子上写好了他给鲁宾逊·克鲁索（《鲁宾逊漂流记的主角》）写的关于生存技巧和鼓励的信。然后站在自己的桌子旁，双手插到裤兜儿里，看上去他准备要在教室里游荡一阵儿了。

马文当时正在辅导希欧多尔给他看一本高中文学课教材，为他的高中考试做准备。听到盖里的话，她马上给盖里一个制止的眼神。

“不要给我说什么‘我做完了’之类的话”，她说道。“生活无止境。我们从不应该无所事事，随波逐流。上帝不会放弃你，我也不会。”

“好了，好了，不要这么激动嘛，”盖里边说，边坐下来，举起双手作投降状。

马文笑起来。“我欣赏你的勇气。任何时候不要被别人打倒，既然你已经读完了，为什么不跟我们讲讲你的读后感呢？”

盖里从书中把自己写的信抽出来，开始大声朗读：“亲爱的克鲁索先生，如果你有勇气，有力量，有耐心你会感觉更好，你需要坚韧不拔。”

“坚韧不拔！”马文赞赏道，“盖里，这非常棒。既然你能够帮助克鲁索先生做出这么棒的事情，为什么不带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去楼梯上，帮助他发音呢？你可以像我帮你一样帮助他们。”

手拉手互助组是西区预备学校教学方法的一部分。这可以帮助新生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同时也为不同级的学生提供了一次复习的机会，并培养责任感。手拉手活动对盖里受益无穷，他有所收敛，同时对于艾瑞卡来说也有益，因为她到现在还不能很好地和其他孩子相处。

马文第一次想要帮艾瑞卡的时候，她靠在墙上，用自己的脑袋来回的抵着墙面，嘴巴啃着铅笔。

“我们吃的是食物，可不是铅笔，”马文告诉她。艾瑞卡把铅笔从口里拿出来但是还在用脑

袋蹭着墙。马文递给她一本《Professor Phonics Gives Sound Advice》(《Phonics 专家学习发音的建议》), 让她和克莱文一起过一遍单词列表。

“咦?” 艾瑞卡用袖子擦擦自己的鼻子。

“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说‘这是什么, 科林斯太太?’, 还有, 不要用衣服擦鼻子了, 用纸巾擦, 你看见过我用衣服擦鼻子吗? 照着我的做。现在, 我想让你像我帮你一样帮助克莱文。我们必须将我们学到的知识传递给他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对别人负责。”

艾瑞卡摇摇头。“不, 我做不了。”

“现在, 你知道, 我们在这里从不说‘我做不了’, 一年前, 你就说我做不了, 看看你现在。你这么聪明, 学得这么快, 我需要你帮我教一个新学生。”

艾瑞卡想了一会儿, 便把克莱文领到楼梯上, 模仿马文教克莱文长短元音。她的声音很洪亮, 但是语气中带着一点不肯定, 迟疑。马文转过头告诉克莱文, “你能行!”

最后, 通过帮助其他学生, 艾瑞卡慢慢变了。当马文把更多的学前班学生交给这位值日生时, 艾瑞卡联合辛迪一起叫他们出不发音, 给他们读小故事, 并指出故事中的道理, 比如说:

There once was a boy named Pierre,
Who would only say "I don't care."
His mother said, "Stop pouring syrup on your hair."
Pierre said, "I don't care."
(从前有个男孩叫皮埃尔,
他老是对别人说 “我不在乎”
他妈妈告诉他 “不要把糖浆沾在你的头发上”
皮埃尔回答说 “我不在乎。”)

艾瑞卡想努力赶超马文, 她似乎天生是当老师的料儿。对其他学生负责的过程中她对自己也要负责。她慢慢地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她也觉得自己要树立一个榜样, 就像马文·科林斯一样。

在西区预备学校度过了四年之后, 艾瑞卡, 曾经被挫败、自卑和不善交际的她, 写下了以下文字:

“Frederick Douglass (美国著名的黑奴解放领袖) 能做的事,
我也一定可以!
他在别人都认为黑人不可能学习的时候可以学习,
那么我也一定可以;
他能将我们的人民从奴隶生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那么我也一定可以让同学从被人忽视中释放自己;
他能攻克这种不可能,
那么我也一定可以克服人们对我们的忽视;

他能站在成千上万观众前演讲，
那么我也一定可以站在我的几个学生前演讲；
他能踏上成功的阶梯，
那么我也一定可以！”